传法正宗记九卷

宋藤州东山沙门释契嵩编修 • 乾隆大藏經 • 此土著述

传法正宗记 上皇帝书

十二月日。杭州灵隐永安兰若传法沙门赐紫臣僧契嵩。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闻。事天者必因于山。事地者必因于泽。然其所因高深。则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则与夫山泽相万矣。适人有从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虽其渠渠终身绝世。乌能得其志耶。抑又闻佛经曰。我法悉已付嘱乎国王大臣者。此正谓佛教损益弛张。在陛下之明圣矣。如此则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为。岂宜不赖陛下而自弃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实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岩穴。不远千里。抱其书而趋阙下。愿幸陛下。大赐以成就其志也。臣尝谓。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禅为其宗。而佛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大统不明。则天下学佛者。不得一其所诣。大范不正。

则不得质其所证。夫古今三学辈。竞以其所学相胜者。盖宗不明祖不正。而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后世为书者之误传耳。又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考经论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语禅者不谅佛之能诠遗乎教内(始草书。即云佛之所诠概见乎教内。及写奏时乃改曰。佛之能诠遗乎教内。意谓。佛之善巧诠发此法之语。存乎教部之内。为学徒以始草者传出遂与奏本有异然此二说其义皆可用。他本或云。所诠概见乎教内者。盖两出之也)虽一圆颅方服之属。而纷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尝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窃欲推一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使百世而知其学有所统也。山中尝力探大藏。或经或传。校验其所谓禅宗者。推正其所谓佛祖者。

其所见之书果谬。虽古书必斥之。其所见之书果详。虽古书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讹者。若传灯录之类。皆以众家传记与累代长历。校之修之。编成其书。垂十余万言。命曰传法正宗记。其排布状画佛祖相承之像。则曰传法正宗定祖图。其推会祖宗之本末者。则曰传法正宗论。总十有二卷。又以吴缣绘画。其所谓定祖图者一面。在臣愚浅。自谓吾佛垂教仅二千年。其教被中国殆乎千岁。禅宗传于诸夏。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于此稍详。可传以补先圣教法万分之一耳适当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万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赞大化。陛下又垂神禅悦弥入其道妙。虽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穷理尽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际会遭遇陛下万世之一时也。

臣所以拳拳恳恳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诛。辄以其书与图偕上进。欲幸陛下垂于大藏与经律皆传。臣蝼蚁之生已及迟暮。于世固无所待。其区区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无穷。人得资之而务道为善。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非敢侥幸。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泽耳。其所证据明文。皆出乎大经大论。最详于所谓传法正宗论与其定祖图者。傥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与大赐。愿如景德传灯录玉英集例。诏降传法院。编录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门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断。允臣所请。乞以其书十有二卷者。特降中书。施行其传法正宗记与其定祖图。兼臣旧着辅教编印本者一部三册。其书亦推会二教圣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谨随书上进。干渎冕旒。臣不任激切屏营之至。诚惶诚恐谨言。

知开封府王侍读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灵隐寺僧契嵩。经臣陈状。称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古今多有诤竞。因讨论大藏经论。备得禅门祖宗所出本末。因删繁撮要。撰成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并画祖图一面。以正传记谬误。兼旧着辅教编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书一封。并不干求恩泽。乞臣缴进。臣于释教粗曾留心。观其笔削著述。固非臆说。颇亦精微。陛下万机之暇深得法乐。愿赐圣览。如有可采。乞降付中书看详。特与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中书劄子许收入大藏

权知开封府王素奏。杭州灵隐寺僧契嵩。撰成传法正宗记并画图。乞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辅教编三册(此是中书重批者。盖降劄子后数日。又奉圣旨。更与辅教总入藏批此)

右奉圣旨。正宗记一十二卷。宜令传法院于藏经内收。附劄付传法院。准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书劄子不许辞让师号

杭州灵隐永安兰若赐紫沙门契嵩状。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颁赐明教大师号敕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辄着传法正宗记辅教编等上进。乞赐编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圣朝。特有此旌赐。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虚薄。实不胜任。不敢当受其黄牒一道。随状缴纳申闻事。

右劄付左街僧录司告示不许更辞让准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岁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记辅教编进。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赐入大藏。使与经律偕传。盖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诸钜公。躬屈详阅。佛教光赍。虽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辈。岂不荣且幸。宜何以报其大赐。还吴之三年。吴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彝者。乐闻其胜事。乃募工于其州之万寿禅院。施财镂板。仰赞国家之鸿休也。传法觉初守坚知一详僧善慧。宗遇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题。

广右藤之释契嵩。字仲灵。少习儒业。游方入吴。著书于钱塘之西湖。嘉祐间。以所业传法正宗记定祖图辅教编诣阙。以文贽见韩魏王欧阳文忠公王冀公。当时群巨公。极可许之。复表进仁宗皇帝御览。至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之句。嘉叹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赐入大藏建炎间兵火散失。逮绍兴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长老。因游东山龙首涧。得正宗记十二卷。仍以辅教编三册增之。重新校勘。谓开元解空明禅师曰。吾家之嵩辅教。定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顶戴观音像行道。诵菩萨号十万声以为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虽殚竹帛不可纪其道行。于是率诸禅同力。刊板于福州开元寺大藏流传利益无穷。住寿山广应禅寺嗣祖佛灯大师法珊跋。教忠崇报禅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释氏扶持正宗排斥异说。辞而辟之咸有援据。所谓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者也。诸老出力。共广此书。皆湜籍辈用心也。随喜之缘有大于此者乎。隆兴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议郎前提举福建路市舶。晋安林之奇书。

传法正宗记卷第一 始祖释迦如来表

天地更始。而阎浮洲方有王者兴曰大人。大人者没。后王因之继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胜数。然其圣神而有异德者。谓之转轮王。德不至者。谓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从之降杀。自四天下减之至于三二。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国。其所谓王者。虽更万亿之世。而释氏一姓相袭不绝。益后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师摩。懿师摩出忧罗陀。忧罗陀出瞿罗。瞿罗出尼浮罗。尼浮罗出师子颊。师子颊出净饭(亦曰浮饭)然此七世皆王。独懿师摩净饭号为圣王。如来即出于净饭圣王者也。生于中天竺国。释迦其姓也。牟尼尊称也。始如来以往世会燃灯佛。于莲华大城。因布发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灯。遂受之记曰。汝后成佛如我。其号释迦牟尼。后之更劫无数圣人。皆积修胜德。

逮迦葉佛世。乃以菩萨成道。上生于睹史陀天。应其补处。号护明大士。说法天上。以度天众。及其应运适至。乃会天人。议所下生。众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毗罗国处阎浮提之中。白净饭王者。其家世世帝王。圣德之至真转轮族。宜因之以生。于见示天衰相。将欲下化。然天众皆泣。愿更留之。大士乃为说往生成佛之意。以释其攀缘。

大士即捐天寿。示乘白象从日中降神于其母右胁。净饭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洁身请奉八关斋法。王从之。寻梦。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胁而止诸天慕为其属。同时生于人间者无限。其始在孕。则母体大宁。自得禅乐。及其将生。摩耶乃意往园苑。如宫监者即严宝辇。王复广诏侍卫以从之。至园之无忧树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举手。

而圣子乃自其右胁而诞。神龙即澍水以澡之。地发金莲以承之。圣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维上下唯我最尊。如内谒者以喜入奏。王闻以其无数贵属偕至视之。乃不胜大庆。是时也天神地祇皆见而祝之曰。愿大士速成正觉。王寻持之与谒天庙。天像起为之致礼。还宫大集贤者。为其名之。众乃上号曰萨婆悉达。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应召。方见圣子。遽礼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当为转轮王。不尔则出家成佛。度人无量。恨吾老矣。不能见之。王以仙人之言忧之。益谨宝守。稍长当命师傅教以世书。圣子乃以其法问之。而师皆不能对至。于世所有艺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几立为太子。而付之国宝。然圣人已大洁清。虽示同世娶。

而非有凡意。以夙业缘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后六年汝当生男。一旦命驾欲游。虽更出四门。而皆有所遇。终以其老病死与沙门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笃。既还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国无圣嗣。乃执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会净居天人自天而至。礼太子足曰。大士夙务胜德。出家今其时矣。请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卫甚严。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厌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觉。太子遂密命御者车匿。车匿控神骥犍陟来前。然而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遽发。光烛大千。太子曰。过去诸佛出家亦然。于是诸天为捧马之足。并接车匿。自其城之北门。超然陵虚而去。太子复曰。不断八苦不转法轮。不成无上菩提终不还也。天之众称善。为其志之。及至其山号旃特者。

初小息林间。遂释衣冠。自以所佩宝剑绝其须发。誓曰。愿共一切断此烦恼。即以发授之天帝。当是净居。天化人以粗布(别本或云鹿布)僧伽黎。请易太子宝衣。因得法服。服之益进。其山之嘉处曰弥楼宝山。居其阿蓝伽蓝其旧隐仙人。见太子皆致敬让。坐与其论法。及遣还车匿。父王思甚。必欲归之。虽谏者不听。卒诏迎之。其臣属来请者万计。虽谕劝恳至。而确然益不回其意。乃留憍陈如等五人。以充侍卫。于此圣人乃习不用处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舍之。复进郁头蓝处。习非非想定三年(即调伏阿罗逻迦兰二仙人处也)复以其法不至。进象头山杂外道辈。为之苦行。日食麻麦。居六载而外道亦化。圣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脱。吾当受食而后成佛。即沐浴于泥连河。

天为之偃树。圣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献乳糜。寻诣毕钵树下。天帝化人。撷瑞草以席其坐。景云祥风杂然交至。天魔骇之。帅其众乃来作难。圣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颠仆。于是降之寻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时。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觉。是时大地震摇。天地瑞事毕出而应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升金刚座。天帝师之。请转法轮。先是憍陈如五人。侍从于山中。至此首与度之。故入鹿野苑谈四谛法。然因是而得道果者亦亿计。既而语诸比丘曰。汝等皆可为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来遂独之摩竭提国。其国先有奇人。号优楼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术。颇以其道自高。有徒数千。及如来至。乃靡然从化。与其徒皆得证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园。

号为美景。王尝心自计曰如来若先诣我。我则舍此。如来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园。王喜闻遽大列导从。不啻千万来趋。如来既见。而众或疑之。如来即命迦葉。为之说法。以解其惑。王众与无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园为之精舍。请如来馆之。居未几。会有比丘分卫于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连闻法于其人。因得开悟。遂与之返如来曰。彼二来者当为我上足弟子于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须发入山习禅。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出世。汝盖师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来起迎顾谓众曰。吾灭后而法被来出六万岁者。此人之力也。是时如来成道已六载矣。而与其父王未始相见。王甚怀之。侍臣优陀夷。请往道王久别之意。因请归国。陀夷既来。如来慰之。寻亦得道成第四果。

即遣还国告父王曰。佛后七日乃来归也。至期王出其国四十里。大罗仪仗以迎如来。庆动天地。王相见大喜。因诏其族五百贵子从之出家。及其还宫也罗睺罗礼之。持圣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来也。用是为母释其群疑。然而福被无极。生灵赖之。家国遂大。向其教化。自是应机说法。天上也人间也。龙宫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饶益。然其圣神之所为。不可得而备纪。其后以化期将近。乃命摩诃迦葉曰。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今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曰。

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 法法何曾法

偈已复谓大迦葉曰。吾将金缕僧迦梨衣。亦付于汝。汝其转授补处慈氏佛(亦云弥勒佛)俟其出世。宜谨守之。大迦葉闻命。礼足称善。敬奉佛敕。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罗双树之间。告其大众。欲般涅槃。会长者纯陀恳献供养。如来因之复大说法。而后度须跋陀罗已。而历诸三昧起其座。褰僧伽梨示紫金光体。嘱累大众。遂右胁而卧。泊然大寂。其时四部弟子亿万。人天哀号追慕动大千界。天花大雨。而其地皆震。及内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能然。迦葉适至。其足自棺双出。慰其哀慕。既而金棺自举周

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自焚烬已。而舍利光烛天地。其会天者人者。神者龙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来之生也当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当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灭度也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汉孝明之永平十年丁卯之岁。而教被华夏。呜呼如来示同世寿。凡七十九岁。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旧谱云。世尊十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说法四十九年。七十九岁灭度。今以岁数推较。若秖六年修行。其成道则二十五岁。若云三十。则须并六年在二仙处学法。方可合其元数)化度有情其不可胜数。所说之法。经者律者论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随力而浅深皆得。然其推于悠远。则极乎天地之终始。指其昵近。则尽乎发肤之成坏。幽则穷乎鬼神。妙则通乎变化。大必周于天人。小不遗于昆虫。其天下祸福之端。性命之本。尽于是矣。其为道大至也。其为教广被也。自视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赞之。念有生人已来未有尊于圣人者也。有圣人已来未有至于如来者也。昔列御寇谓。孔子尝语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太宰默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验之。而列氏之言。不为诞也。若如来之生与灭。及其出家成道。或当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周自武王至厉王。皆无年数。及宣王方有之。旧谱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颇不以为然。吾尝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视其叙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以此验。三代已前非实无年数。盖太史公用孔子为尚书之志故不书其年。乃作世表。疑则传疑。及后世学者之贤。若皇甫谧辈。复推而正之。故为释氏之旧谱者。因之以书。此可详也孰谓不然。

评曰。付法于大迦葉者。其于何时。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会之初。如来告诸比丘曰。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葉。是迦葉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见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盖圣人之密相传受。不可得必知其处与其时也。以经酌之。则法华先。而涅槃后也。方说法华而大迦葉预焉。及涅槃而不在其会。吾谓。付法之时其在二经之间耳。或谓。如来于灵山会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来以法付大迦葉。于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为传受之实。然此未始见其所出。吾虽稍取。亦不敢果以为审也。曰他书之端。必列七佛。而此无之。岂七佛之偈非其旧译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亲相师承。为其效也。故此断自释迦如来已降。吾所以不复列之耳。吾考。其宝林传灯诸家之传记。皆祖述乎前魏支强梁楼与东魏之那连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译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盖亦出于支强耶舍之二译耳。岂谓非其旧本耶。然宝林传其端不列七佛。犹吾书之意也。

传法正宗记卷第二

天竺第一祖摩诃迦葉尊者传天竺第二祖阿难尊者传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传天竺第四祖优波鞠多尊者传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传天竺第六祖弥遮迦尊者传天竺第七祖婆须蜜尊者传天竺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传天竺第九祖伏驮蜜多尊者传天竺第十祖胁尊者传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传

天竺第一祖摩诃迦葉尊者传

摩诃迦葉尊者。摩竭陀国人也。姓婆罗门。其父号饮泽。母号香志。始生姿质美茂。其体金色。而照曜甚远。相者曰。是子夙德清胜。法当出家。父母忧之。乃相与谋曰。必美妇可縻其心。稍长苦为择娶。而尊者辞。不得已乃绐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为偶。父母乃以婆罗门计铸金人。辇行其国。因观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灭后。众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坏。是时迦葉方为锻金师。会有贫女。持一金钱。求治为簿。欲往补之。迦葉闻且乐为补已因相与愿。世世为无姻夫妻。以是报九十一劫体皆金色。后生梵天。天之寿尽乃出此婆罗门富家。及是夫妇而其体复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饮光。盖取其金色之义也(记内翻梵语义类通华言者如此。迦葉波之类多有。或国本前录已传。不敢辄以梵学较之也)然皆清净。虽偶未尝有男女意。终亦恳求出家。其父母从之。即为沙门。入山以杜多行自修。会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请往师。之尊者即趋于竹林精舍。致礼勤敬。如来乃分座命之坐。而大众皆惊。谓其何以与此。如来知之。乃说其夙缘以断群疑。寻为之说法。而尊者即座成道。然其积修胜德。而智慧高远。故如来尝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禅三昧无量功德以自庄严。而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嘱其相传。无令断绝。复授金缕袈裟。命之转付弥勒。及如来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阇崛山。是时地震光明照曜。即以天眼知之乃谓众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灭世间空虚。与其徒即趋于拘尸那城。既至乎双树之间。而如来既化已内于金棺。尊者大恸。遂感如来足出于棺以慰其哀慕。寻致栴檀白氎。以资其阇维。既而尊者谓。金刚舍利宜与人天为其福田。吾等比丘当务结集以惠来世为其大明。即以神通自升须弥之顶。而说偈曰。如来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当赴结集。遂击金钟。其偈因钟声而普闻。故五百应真(或云一千)皆会于毕钵罗岩。唯阿难以漏未尽。不得即预。宿户外终夕思之。及晓乃得正证。遂以之叩户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户钥中入。阿难如其言而至。是时佥议。三藏者宜何为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罗。因谓诸圣曰。此阿难比丘。总持第一。而常侍如来。其所闻法如水传器。无有遗余。宜命以集修多罗藏。次命优波离以集毗尼藏。复命阿难集阿毗昙达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即入愿智三昧。观其所集。果无谬者。然尊者处世

方四十五年。终以结集既毕。而说法度人亦无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于鸡足山以待弥勒。故命阿难曰。昔如来将般涅槃。预以正法眼付嘱于我。我将隐矣。此复付汝。汝善传持。无使断绝。乃说偈曰。

法法本来法 无法无非法

何于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难于是作礼奉命。复念。如来舍利皆在诸天。欲往辞之。遽陵虚遍至塔庙。礼已而还。复以夙约必别于阿阇世王。及至其门会王方寝。因谓阍者曰摩诃迦葉将入定于鸡足山。故来相别。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窅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粪扫服。持佛僧伽梨。必经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岁。至于弥勒出世。终不致坏。乃语山曰若阿阇世王与阿难偕来。汝当为开去已复合。于是寂然乃入灭尽定。是时大地为之动。而阿阇世王亦梦。其殿梁忽折。及觉而司门者果以尊者之语奏。王闻泣下。为之叹息。即诣竹林精舍。拜阿难命之同往逮至鸡足。而其山果辟。尊者定体而俨在其间。王且哀且礼。命香薪欲为焚之。阿难谓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禅定持身。而俟弥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闻此而敬之益勤。及王与阿难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难尊者传

阿难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饭王子。而释迦如来之从弟也。始名阿难陀。此云庆喜。亦云欢喜。盖当如来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庆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聪明睿智。不比凡者。少时闻如来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来初从释氏而出家成大圣道。因往求为其弟子。如来许为之说法。遂成须陀洹果。方如来欲人参侍。而尊者独为大众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时所宜。颇合圣意。然其往世。于佛有大功德。故所闻法皆能记之。若水传器而无有失者。故如来尝称其总持第一。及如来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罗林外。为魔所乱。如来即敕文殊师利。将咒往解。尊者因与文殊偕还。而礼觐如来。如来化已。大迦葉会诸罗汉于毕钵罗岩。结集法藏。独以尊者大智多闻而常侍如来其闻法最详。乃白众请之。以集修多罗阿毗昙达磨藏。尊者领命。遂说偈曰。

比丘诸眷属 离佛不庄严

犹如虚空中 众星之无月

寻作礼大众。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说某经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时大迦葉复问众曰。阿难所言其错谬乎。皆曰。无异世尊之所说者也。乃大迦葉将入定于鸡足山。乃以如来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传之勿绝。自是以法游化诸方。

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间。初闻比丘有误诵偈曰。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尊者因之叹息曰。如来乃世正法之眼何速寂灭。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谬圣教。乃语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应听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闻其师。师反谓阿难衰老。其言谬妄。岂宜信乎。汝可如前诵之。尊者他日复闻诵其前偈。问其何以然。而不从所教。是比丘者遂说其师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语。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圣为之证者。然终不能得。于是念之。佛与众圣皆已涅槃。必何从而明之。当是时也地为之动。少顷光明遽发。俄然有一圣宿大士示现。为其说偈。而证之曰。

彼者讽念偈 实非诸佛语

今遇欢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师弟子视大士神奇。乃禀其言。即诵尊者所说。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见证。而益自警。谓身危脆犹若聚沫。况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复以阿阇世王尝慨不见如来迦葉二尊圣所般涅槃。因约阿难。若当寂灭。愿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门。而阍者词之。以王方寝。不敢以闻。然王于其梦。适见一盖七宝饰之。千万亿众绕而瞻之。俄有风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宝皆委地。王惊。及寤会阍者以阿难事奏。王闻之遂失声号恸。哀感天地即诣毗舍离城。方见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礼之。而说偈曰。

稽首三界尊 弃我而至此

暂凭悲愿力 且莫般涅槃

是时毗舍离王亦在河侧。复说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归寂灭场

愿住须臾间 而受于供养

尊者见二国王皆来劝请。亦说偈曰。

二王善严住 勿为苦悲恋

涅槃当我净 而无诸有故

尊者于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国而灭度之。诸国必诤。非其当也。此应以平等而度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时大地六种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栖于雪山。及是相与乘空而来礼尊者足曰。今我等定于长老当证佛法。愿乘见度。尊者默而许之。即变殑伽河悉为金地。遂为之说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时。所度弟子。宜当来集。须臾五

百罗汉。自空而下。为其出家受戒仙者寻皆得四果。然其仙众之中有二罗汉。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底迦(亦云未田地)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于我。我今将灭。用传汝等。汝受吾教。当听偈言。

本来付有法 付了言无法

各各须自悟 悟了无无法

复谓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护持正法无令断绝。谓末田底迦曰。昔佛记云。灭度五百岁中。当汝于罽宾国敷宣大法。后宜往之。以兴教化。已而尊者超身虚空作一十八变。入风轮奋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罗龙宫。一惠阿阇世王。一惠毗舍离王。得者各建宝塔而供养之。是时当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传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罗国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毗舍多。其父号林胜。母号娇奢耶。处胎凡六载始生。而身自有衣。随体而长。梵曰商诺迦犹。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产于胜地。遇得道圣人出世。其草则化为九枝以应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会其仙师从阿难求度。而尊者皆预其出家。寻成道为阿罗汉。至是其胎衣遂变为九条法服。先是如来行化尝至摩突罗国。见一茂林顾谓阿难曰。此林其地名优留茶。吾灭度后近百年。当有比丘商那和修。于此说法度人。阿难灭后。而尊者以其法游化至是。欲图居之。会有二火龙。偕占其地。遂暴作风雨以张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谓龙曰。佛昔记此。当为伽蓝。汝宜见舍。龙以佛记故喜舍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说法广度人天。果符佛语。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观佛所记圣士为其后者必在何国。出定乃以神通独之吒利国。访其长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见礼已。乃问其所以来。尊者曰。我生子然故来命侣。善意曰。我嗜世乐不暇相从。俟有子当以奉法。尊者即称善去之。其后善意果有子。一曰优波吉罗。二曰优波焰摩及育。其三者曰优波鞠多尊者。知必法器。复诣善意而谓之曰。此第三子者优波鞠多。适合佛记。当袭我传法。汝宜舍之。善意以佛记故不敢见拒。于是鞠多即从其出家。尊者因问之曰。汝年几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鞠多乃曰。师发已白。为发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发白。非心白也。鞠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异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嘱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师庆喜。以至于我。我今以授于汝。汝善传之。勿使其绝。听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无心亦无法

说是心法时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隐于罽宾之象白山。欲以禅寂。自居未几。会于定中乃见鞠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会鞠多不在。即坐其座。鞠多之徒不测其何人。皆愤然不伏。遂驰报鞠多。鞠多还见其师遽礼之。而其徒慢意尚尔。尊者乃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遂问鞠多曰。汝识之乎。曰不测。鞠多即入三昧观之。亦不能晓。乃请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谓龙奋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复谓鞠多曰。如来三昧辟支不识。辟支三昧罗汉不识。吾师阿难三昧而我不识。今我三昧汝岂识乎。是三昧者。心不生灭。住大慈力。递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识之。而鞠多弟子既见其神奇。皆伏而悔谢。和修复为说偈。而教之曰。

通达非彼此 至圣无长短

汝除轻慢意 疾得阿罗汉

鞠多诸徒。以是皆得证四果。尊者寻超身虚空。作一十八变。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时也当此周宣王之世也。鞠多乃以其舍利。建宝塔于迦罗山胜处。与人天共其供养。

天竺第四祖优波鞠多尊者传

优波鞠多尊者。吒利国人也。亦曰优波崛多。亦曰邬波鞠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会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导。因从之出家。至二十乃证道成阿罗汉。遂广游化。初至摩突罗国说法。其众翕然大集。而所闻者皆得证道。方尊者说法之时。诸天雨华地祇皆现。虽魔宫亦为之动。而波旬忧之。遂来作难。以其魔力屡化花与玉女。欲乱其听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璎珞辄縻其颈。尊者定起。知魔所为。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尸化为花鬘。命波旬以软语慰之曰。汝与我璎珞甚为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颈受之。即复为三者。腐尸臭秽。魔甚恶之词于尊者曰。何用尸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乱我道众。吾以是物应汝之意。又何厌乎。魔于是尽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升六欲天告诸天主。又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谓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变。岂我天属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将柰何。梵王曰。汝可归心尊者。必得除之。乃为说偈。教其回向曰。

若因地倒还因地起。离地求起终无其理。波旬禀其言。下天复趋于尊者。礼悔恳至。尊者曰。先圣命我降汝。虽然汝以是迁善乃得事佛。不堕恶趣。魔闻喜之曰。尊者盖为我致大饶益。愿为去此腐尸。曰汝于正法不娆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尔也。尊者即为释之。因谓波旬曰。汝尝睹如来。今可试现示我瞻之。魔曰。现固不惮。愿尊者不必致礼。即入林间化为如来。而奇相俨如。与其侍从自林而出。尊者一见。其心忻然。若真睹大圣。不觉体自投地。乃即礼之。魔不胜其礼。战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

复见适尊仪。波旬自礼足尊者。而说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愿回向 勿令有劣弱

后之四日。波旬大领天众复来作礼。赞叹而去。然尊者化导。而后圣因其所证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则以一筹置于石室。其室纵十八肘广十二肘。而筹盈之。昔如来尝记。尊者当为传法四世之祖。谓其虽无相好而所化度如如来之日无异。至是而大圣之言验矣。最后乃有长者子。曰香众。从尊者固求出家。尊者问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众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曰夫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相其体亦然。尊者曰。汝当大悟。心自通达宜依佛法僧绍隆圣种。即为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尝梦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寻谓之曰。如来以大法眼藏次第传受以至于今。今复付汝。听吾偈曰。

心自本来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超身太虚。示十八变。复其座跏趺而化。当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筹而阁维之。收其舍利建塔供养。

评曰。他书列鞠多之事甚众。此何略乎。曰此盖务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来之后。其化导得人。唯鞠多尊者最为多矣。然其事迹之繁。吾恐虽竹帛不可胜载。而孰能尽书。若室筹者聊志其得圣果者耳。未必极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传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国人也。其姓未详。初名香众。少时会鞠多尊者盛化于摩突罗国。因从其出家。以应对诣理。鞠多器之。则与落发受具。始尊者生时。其父尝梦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曜天地。复有宝山与日相对。而山之顶流泉四注。至是鞠多尊者乃为解之曰。宝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无尽也。日从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发晖也。因易今之名。梵语提多迦。此曰通真量。盖取其梦之义也。然如来昔尝记之。及此皆验。尊者得其师之说。忻然奉命遂礼之。乃以偈赞曰。

巍巍七宝山 常出智慧泉

回为真法味 能度诸有缘

鞠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传于汝 当现大智慧

金日从屋出 照曜于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务游化。寻至中印度。会其国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弥遮迦。闻之遂帅众诣尊者。而礼之曰。念昔与尊者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术。而尊者证果。乃得应真。自是分离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指。诚如其言。然汝之务仙。终何所诣。曰我虽未遇至圣。然私陀尊仙尝记之曰。却后六劫。当因同学得无漏果。今之相遇岂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尔。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脱。吾久于化导。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岂宜自迟。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时遮迦之众。见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谓多迦何足师者而从之出家。尊者遂知众心龃龉。欲其信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虚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宝盖覆其仙众。复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乳间现莲。莲间化佛。仙众视其神变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谓虽然汝属宜正念依佛。使僧威仪自然而成不须工为。仙众如其言。而须发果自除去。袈裟生体。寻得戒皆成四果圣人。尊者寻独命遮迦曰。昔如来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转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传持勿绝。听吾偈曰。

通达本心法 无法无非法

悟了同未悟 无心亦无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虚。呈十八变。用火光三昧而自焚之。是时也当此周庄王之世也。弥遮迦与众收其舍利。建塔于班荼山。而供养之。

天竺第六祖弥遮迦尊者传

弥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详姓氏。既与其神仙之众。皆师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证圣果。遂以其所得之道。游化诸方。一日至北天竺国。俄见其城堞之上有瑞云如金色。乃顾谓左右曰。此大乘气也。兹城当有至人与吾嗣法。及入其国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问之曰。尊者何方而来。欲往何所。答曰从自心来。欲往无处。又曰。识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触器而负净者。又曰。尊者其识我否。答曰。我即不识。识即不我。遮迦复谓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则后示本因。其人遂说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国 复忆昔时日

本姓颇罗堕 名字婆须蜜

尊者闻之。乃悟其缘。谓婆须蜜曰。吾师提多迦尝言。如来昔游北天竺谓阿难曰。此国吾灭后三百余年。当有圣人。姓颇罗堕。名婆须蜜。出为禅祖当第七世。斯如来记

汝。汝应出家。其人遂置器礼于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尝为施者。献一如来宝座。彼如来记我曰。汝于贤劫当得佛法为第七祖。今之所会乃其缘也。尊者大慈。幸见度脱。尊者即为其剃度。以圆戒德。寻命之曰。我方老迈。将般涅槃。如来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当传之无使断绝。听吾偈曰。

无心无可得 说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师子奋迅三昧。腾身太虚高七多罗树。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恸。哀感天地。其时当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须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宝函贮之。建塔置其上层。而供养之。

天竺第七祖婆须蜜尊者传

婆须蜜尊者。北天竺国人也。姓颇罗堕。常衣净衣持酒器。游处里巷而吟啸自若。人颇不测。或谓其狂。及遇弥遮迦尊者。明其夙缘。遂投器即从之出家。寻得付法。及遮迦灭已。乃广其教化。至迦摩罗国。方大为胜事。遽有一智士。趋其座前自谓。我名佛陀难提。今与尊者论义。须蜜曰。仁者论即不义。义即不论。若拟论义终非义论。难提以其义胜。甘心服之。遂告曰。我愿求道。预甘露味。尊者乃与度之。特命四果圣人为其受戒。未几乃命之曰。如来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传之慎无断绝。听吾偈曰。

心同虚空界 示等虚空法

证得虚空时 无是无非法

已而须蜜超身呈十八变。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时释梵与诸天众皆来作礼。而说偈曰。

贤劫圣众祖 而当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请为宣佛地

须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众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识佛地离有无故。语已复入寂定示涅槃相。天众闻法皆喜而礼之。遂散其天花。其时当此周定王之世也。难提即其本座建宝塔。以秘其全体。

天竺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传

佛陀难提尊者。迦摩罗国人也。姓瞿昙波氏。生时顶有肉髻。光彩外发。性大聪明。文字能一览悉记。年十四乃慕出家。专以梵行自修。及婆须蜜尊者来其国。难提一旦就之发问。遂伏其胜义。则依之为师。寻得付法。亦领徒广务游化。初至提伽国。先是

其国有毗舍罗家生一子。号伏驮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尝言。足未曾履。父母不测其何缘。皆为忧之。或以问其国之习定业者。定者不能决。谓其父母曰。将有大士传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问之。及尊者入国。过毗舍罗之门。俄见有白光发其舍上。尊者指之谓其众曰此家当有圣人。口无言说。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触秽。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当有五百成圣果者。又曰。其光上贯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烛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号胁比丘。心大如地。当继我为第三世也。于是毗舍家主。遂出问其所来。欲须何物。尊者曰。我来求人。非须物也。主曰。我家岂有奇人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语不行。年已五十。尊者欲之。固亦不吝。难提曰。汝之言者。正吾所求。其父母即持子以与之。及尊者携至精舍。忽自发语。即履七步。合掌说偈。而相问曰。

父母非我亲 谁为最亲者

诸佛非我道 谁为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与心亲 父母非可比

汝行与道合 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与汝不相似

若识汝本心 非合亦非离

蜜多闻法甚喜。乃殷勤致礼。尊者遂与之出家。召众贤圣为其受戒。后乃命曰。如来法眼密传至我。我今以付嘱汝。汝其相传勿令其绝。听吾偈曰。

虚空无内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虚空故 是达真如理

蜜多幸得法偈。即超身太虚。散众宝花。说偈而赞之曰。

我师禅祖中 适当为第八

法化众无量 悉获阿罗汉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现大神变。自其腹发异光八道照曜大众。而被其照者仅五百人。获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时当此周景王之世也。众遂即其所建宝塔。以閟其全体。

天竺第九祖伏驮蜜多尊者传

伏驮蜜多尊者。提伽国人也。姓毗舍罗氏。蜜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难提尊者说其夙缘曰。此子往世明达。于佛法中欲为大饶益悲济群生。故尝自愿。若我生处当不为父母恩爱所缠。随其善缘即得解脱。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无去来也。于是其父母之疑涣然大释。遂乐以师于难提。得法乃游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国有长者。曰香盖。香盖有子。曰难生。难生虽谷食而绝无滓秽。至是香盖携之来礼尊者。且曰。此子处胎。凡一十六年。及诞颇有奇梦。亦尝会仙者相曰。此儿非凡器。当遇菩萨见度。适会尊者。盖其缘也。愿以之出家。香盖遂谓其子曰。汝已出家。无以我在慈而心喜。我返家而生恼。尊者即曰。我今所在岂有彼此。诸漏已尽安得生恼。蜜多以故度之。未几遂以法付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传之无使断绝。汝受吾教。听吾偈曰。

真理本无名 因名显真理

受得真实法 非真亦非伪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于化导。所化已办。当以灭尽三昧而自息之。于是遂般涅槃。诸天皆作乐供养。沸涌于虚空。是时也当此周敬王之世也。胁比丘遂以香薪而阇维之。敛其舍利。建宝塔于那烂陀寺。

天竺第十祖胁尊者传

胁尊者。中天竺国人也。其姓未详。本名难生。以其久处胎故也。初尊者将生。而其父香盖遂梦。一白象背负宝座。座之上置一明珠。从其门而出至一法会。其光照曜于众。既而忽然不见。及诞果光烛于室。体有奇香。父异之。成童会伏驮蜜多尊者化于其国。香盖遂携以诣之。道其所生之异。求与出家。蜜多许之。会七阿罗汉为受具戒。方纳戒。乃于坛之上现其瑞相。空中复雨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尝寝寐。虽昼夜而胁不至席。以故得号胁尊者。既预付法。乃游化他土。寻至花氏国。而憩于树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谓众曰。此地变金色。当有圣者入。会少顷其地果为金色。俄有一长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胁尊者遂问曰。汝从何来。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从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诸佛。曰诸佛亦非。尊者。因说偈曰。

此地变金色 预知于圣至

当坐菩提树 觉花而成已

夜奢亦说偈。而酬之曰。

师坐金色地 常说真实义

回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谛

因告之曰。我今愿师尊者。幸与出家。胁尊者听之。即为剃度。命四果圣者与其受戒。后乃命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传勿令之绝。听吾偈曰。

真体自然真 因真说有理

领得真真法 无行亦无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超身太虚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胜数。众竟以衣裓接之。是时当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众寻建塔庙。以秘舍利。而诸天布宝盖以覆之。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传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国人也。姓瞿昙氏。其父曰宝身。号为长者。初宝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学仙术。次二曰富那金子。好常寂静。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击。次四曰富那胜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杀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耽于嗜欲。次七即富那夜奢。淡然无所好恶。其心不静不乱。非凡非圣。尝曰。若遇大士坐于道场。我则至彼亲近随喜。及胁尊者至其国方兴佛事。而尊者遂诣其会。应对响捷。言皆造理。果于胁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游化。道德所被不啻千万之众。然其得圣果者盈五百人。后至波罗柰国。遂有一长者来趋其会。尊者谓其众曰。汝等识此来者耶。佛昔记云。吾灭后将六百年。当有圣者号马鸣。出于波罗柰国。说法于花氏城。摧伏异道。度人无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梦。大海遍溢乎一隅。方欲决之。其水遂沛然流润诸界。今此来者。盖其大海者也。将从吾出家以法济人。其流润者也。于是马鸣致礼。前而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锯义。尊者曰。彼是木义。却问。锯义者何。马鸣曰。与师平出。却问。木义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马鸣遂悟其胜义。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为度之以受具戒。然其会中因之而证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后命马鸣曰。汝当转法轮为十二世祖。昔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传之。听吾偈曰。

迷悟如隐显 明暗不相离

今付隐显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逞神通。为一十八变。却反其座。泊然寂灭。其时当此周安王之世也。众遂建塔。以閟其全体。

评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曰。其传法贤圣。间以声闻。如迦葉等。虽则回心尚为小智。岂能传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传曰。昔商那和修告优波鞠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声闻不知。诸大声闻三昧余声闻不知。阿难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随吾灭。又有七万七千本生经。一万阿毗昙。八万清净毗尼。亦随我灭。固哉清也徒肆已所爱恶。而不知大屈先圣。吾始视清书。见其较论三教。虽文词不嘉。盖以其善记经书亦别事之重轻。不即非之。及考其讥禅者之说。问难凡数十端。辄采流俗所尚。及援书传。复不得其详。余初谓此非至论。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谓迦葉等岂能传佛心印。尤为狂言。恐其荧惑世俗。以增后生未学之相訾不已。乃与正之。非好辩也。大凡万事。理为其本。而迹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传法者数十贤圣。虽示同声闻。而岂宜以声闻尽之哉。经曰。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葉。传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禅三昧无量功德而自庄严。而迦葉比丘亦复如是。又谓鞠多为无相好佛。又谓僧伽难提者乃过去婆罗王如来。降迹为祖。如此之类甚众。是岂非圣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为大小耶。楞伽所谓三种阿罗汉者。一曰。得决定寂灭声闻罗汉。一曰。曾修行菩萨行罗汉。一曰。应化佛所化罗汉。此罗汉者以本愿善根方便力故。现诸佛土生大众中庄严诸佛大会众故。若大迦葉传法数十贤圣者。岂非应化佛所化之罗汉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禅三昧无量功德与如来不异也。不异乎如来而传佛心印。孰谓其不然乎。若商那曰。阿难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扬耳。未可谓其必然。经曰。入远行地已得无量三昧。夫入远行地者。盖七地之菩萨也。七地菩萨尚能得无量三昧。而化佛岂尽不能得耶。然佛之所传心印。与余三昧宜异日而道哉。夫心印者。盖大圣人种智之妙本也。余三昧者。乃妙本所发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称之耳。心印即经所谓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来所传乃此三昧也。清以谓余三昧耶。其所谓七万七千本生经。一万阿毗昙。八万清净毗尼。亦随我灭者。此余未始见于他书。独付法藏传云尔。尚或疑之。假令其书不谬。恐非为传法贤圣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后世群生机缘福力益弱不胜其教。以故灭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灭。皆亦随世而污隆。曷尝为其弘法贤圣而致正末者耶。呜呼学者不求经不穷理。动谬圣人之意为其说。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欤。

传法正宗记卷第三

天竺第十二祖马鸣大士传天竺第十三祖迦毗摩罗大士传天竺第十四祖龙树大士传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传天竺第十六祖罗睺罗多大士传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大士传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传天竺第十九祖鸠摩罗多大士传天竺第二十祖阇夜多大士传

天竺第十二祖马鸣大士传

马鸣大士者。波罗柰国人也。未详其姓氏。亦名功胜。盖以其夙有功德殊胜而命之。然初诣富那夜奢尊者。以问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从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谓之曰。汝夙世以有所爱被降梵天生于毗舍离国。然其国有上中下三类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从念而得。中之者身无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马。汝悯此类。尝以神力分身为蚕。其人得以为服。由是功德汝得复生今之中国。方汝舍彼国时。其马人众感恋汝德。皆共悲鸣。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为有小爱故

而堕毗离国 与汝同忧苦

我见汝无衣 心生保善护

示化于窠围 当得诸济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马鸣之号也。然汝当转法轮为第十二世祖。师寻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游化至花氏国。方大兴佛事。虽三乘学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叟。阳为疾者。至其会前。坐而仆地。大士因曰。此非常也。将有异相。其人遂即不见。俄而从地涌出为一女子。其状端美赩如金色。举手指大士。而说偈曰。

稽首长老尊 当受如来记

今于此地上 而度生死众

复瞥然不见。大士曰。此魔来欲与吾较。有顷果风雨暴至。天地忽冥。复曰。魔之信至矣。吾当除之。即以手挥空。遂现一千尺金龙。其威神夺张。虽山丘为之震荡。而魔事遂息。后七日复有一小虫。状类蟭螟。潜其座下。大士执之以示众曰。此魔之所变。盗听吾法。寻纵之令其自为。终惧而不能动。寻慰之曰。吾非害汝。汝但复其本形。魔乃现其正体。作礼而忏悔。大士因问曰。汝之名谁。其眷属几何。魔曰。我名迦毗摩罗。其属三千。曰汝尽神力能变几何。魔曰。我化大海不为难事。曰汝化性海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即为说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兹发现。魔闻法大起信心。遂与其三千徒属皆求出家。大士即为剃度。乃召五百应真与之受戒。谓之曰。汝趣菩提。当即成圣道。摩罗果得戒体发光明。而异香普薰。大士因之乃大造论议。寻而命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传之勿令断绝。汝听吾偈曰。

隐显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弃

付法已。即入龙奋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轮相。寻趣大寂。是时也当此周显圣王之世也。四众遂以其真体。閟之于龙龛。

天竺第十三祖迦毗摩罗大士传

迦毗摩罗者。花氏国人也。未详其姓。初为外道。有大幻术。因诣马鸣大士。较法不胜。遂与其徒皆求出家。既证圣道。马鸣即以大法眼付之。已而游化至西天竺。会其国太子有曰云自在者。德于大士。乃欲请往其宫中供养。大士辞之曰。佛制。沙门不得亲于王臣势家。此不敢从命。太子曰。然则吾国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清静绝俗。亦可禅栖。虽龙蛇异物所护。而尊者至德。其必顺化。大士曰诺。从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长可一里。嗔目相视。大士即直进不顾。至山之南方坐于坦处。蟒复盘绕其身。亦不之顾。蟒须臾遂去。大士视其所随之众。已皆逃散无一在者。寻独进将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致敬。大士问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尝为比丘。甚好寂静。烦于初学所问。因起嗔心。以故命终堕为蟒身。止于此窟。今已千载。适值尊者圣德。故来敬之。大士因问曰。是山复有何人所居。其务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此北去十里有巨树焉。能荫五百大龙。其树之王号龙树者。常为龙众说法。而我亦预听。大士又集其徒相将而前。及至巨树。龙树果出迎之。忻然致礼而问之曰。深山孤寂龙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来访贤者。龙树即默而计之曰。此尊者其得决定性明道眼耶。是大圣人继真宗乎。大士曰。汝虽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虑我之非圣。龙树于是悔谢。大士即与度之。未几乃命之曰。今以如来大法眼藏付嘱汝传之。汝听吾偈曰。

非隐非显法 说是真实际

悟此隐显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超身太虚。逞其神变。乃趣寂灭。以化火自焚。是时当此周赧王之世也。龙树遂敛其五色舍利。建宝塔以閟之。

评曰。宝林传灯二书。皆书天竺诸祖入灭之时。以合华夏周秦之岁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远数万余里。其人化灭或有更千余岁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译比校未易得其实。辄略其年数甲子。且从而存其帝代耳。唯释迦文佛菩提达磨至乎中国六世之祖其入灭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备书也。

天竺第十四祖龙树大士传

龙树大士者。西天竺国人也。未详其本姓。或曰。出于梵志之族。其性大聪晤。才慧卓荦。殆非凡器。少时已能诵四韦陀典。稍长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艺术。所知若神

明。始其国有山号龙胜者。素为龙之所栖。而山有巨树。能荫众龙。及大士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山修行。乃依其树。然而三藏奥义亦自洞晓已。能为其龙众说法。以故得号龙树。及摩罗尊者来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与龙众礼之为师。方剃度时。其国之君与帝释梵王。皆赴其胜会。受戒于大罗汉。即成圣道得六神通。摩罗寻以大法眼付之。已而游化至南天竺国。先是其国之人好修福业。洎大士至说正法要。乃递相谓曰。唯此兴福最为胜事。佛性之说何可见耶。大士因语之曰。汝众欲见佛性。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其人众以大士所说臻理。皆喜好愿学其法。大士即于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轮。时众虽闻说法。而无睹其形。适有长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视之。独能契悟。遽谓其众曰。识此相乎。众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盖大士示现以表佛性。欲我等详之耳。夫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义廓然虚明。语方已。而轮相忽隐。大士复俨然处其本座。而说偈曰。

身现圆月相 以表诸佛体

说法无其形 用辨非声色

于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为师。而大士悉与度之。会众圣与其受戒。而提婆为之上首。会有五千外道。先于其国兴大幻术。王与国人皆靡然从之。而佛道将塞。当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仪。白衣持幡。伺王每出。则趋其前行。或隐或显。如此凡七载。一旦王大异之。以善辞命而致之问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纵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事。王复惊其语。即欲验之曰。诸天今何所为。曰天今方与阿修罗战。王曰。天事岂易明耶。曰且待将有应效。少顷俄有戈戟。杂人手足。纷然自空而下。王见乃信。遂加叹服。命外道辈归礼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见。大士遂因之造众论议。若智度者。若中观者。若十二门者。不啻其千万偈。悉皆方便开释正法。以应其机宜。其后乃命迦那提婆曰。如来以大法眼付嘱迦葉。乃至于我。我今付汝。听吾偈曰。

为明隐显法 方说解脱理

于法心不证 无嗔亦无喜

复谓提婆曰。汝善传持勿使断绝。当于未来之世大兴佛事。已而腾身太虚。入月轮三昧。大逞神变。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后七日天雨舍利。而大士复从定起。以手指空谓其众曰。此舍利者。盖昔拘那含佛之弟子号摩诃迦尊者。尝发三愿之所致也。其一曰。愿我为佛之时。若有圣士化度于世者。遇天澍雨至于其身即为舍利。其二曰。愿天地所生之物。皆堪为药疗众生病。其三曰。愿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

泊然大寂。其时当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与其四众遂建塔以閟之。

评曰。正宗贵乎简妙。而龙树大士以广论发之何哉。曰然简妙常难其至之者。方其人机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导之。则浅信者安得其进向。是故大士为论务发彼一机者也。涅槃岂不云乎。汝慎勿为利根之人广说法语。钝根之人略说法也。夫简妙者。要在其心有所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为之当否。是故证之于简妙也。弥说而弥至。不证于简妙也。弥说而弥远。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传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国人也。姓毗舍罗。天性才辩。幼习其国风。喜修福业。及趣龙树大士方至其门。龙树试之。遣以满钵水先置其前。大士即以一针投之。而进相见。忻然契会。龙树现月轮以表佛性。众皆罔测。独大士识之。遂以谕其众人。寻亦相与师龙树出家。而提婆果为其高足弟子。及龙树大士垂入泥洹。遂以大法眼传之。其后大士以其所证广化乎他方。先是迦毗罗国有富人。曰梵摩净德。其国称为长者。有二子。长曰罗睺罗琰。次曰罗睺罗多。净德好治园林种植嘉木。一朝其园木无故忽然生耳如菌。大于车轮。其美味可食。如此终年。唯资净德与其子罗睺罗多所啖。余家人辄欲取食。其菌即隐。然净德疑之。谓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与汝得食。必非常事何人能为明之。罗睺罗多遂说偈。欲以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回向佛道

适会大士入国至其家。而净德父子喜得所遇致礼。遂以其事问之。大士乃与辨之曰。昔汝二十之时。尝命一比丘于舍供养。其比丘虽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诣理。坐虚受汝惠。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恶趣。故报为此木耳以偿于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时。汝诸家人皆不喜之。唯汝与其次子。能以诚待。故今耳菌独汝父子得飨。复问净德曰。汝年几何。答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说偈曰。

入道不通理 复身还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无耳

净德闻其说。心遽廓然。益勤叹伏。且曰。我愧衰老。虽欲出家。岂堪事师。今此次子素乐入道。愿舍以备给侍。幸尊者容之。大士谓曰。昔如来记此子云。后五百年中有大菩萨。号罗睺罗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问其子曰。汝何名耶。曰我名罗睺罗多。大士曰。此诚合佛所记。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寻与剃度。会圣众与受具戒。遂专随游化。一日大士复至巴连弗城。俄闻外道相计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长幡。往立其会所。外

道遽问曰。汝何不前。答曰。汝何不后。又曰。汝似贱人。答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得。汝实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我当自得。于是外道嗣屈。自相谓曰。此必大圣。宜皆归之。遂问曰。汝名为谁。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道辈以夙闻其名。于是服膺悔过。其未即化者。后发百千难问。而大士恣其无碍之辩。一皆折之。由是广造论议。若百论之类是也。然其胜事既集。终命罗睺罗多付之法眼。其说偈曰。

本对传法人 为说解脱理

于法实无证 无终亦无始

已而入奋迅三昧。体放八光。而趣寂灭。其时当此前汉孝文帝之世也。四众营塔。而梵天助饰。共供养之。

天竺第十六祖罗睺罗多大士传

罗睺罗多者。迦毗罗国人也。姓梵摩氏。既得明其家木耳之缘。即从提婆大士出家。随侍往巴连弗城。寻受付正法。于彼城。其后大士亦统徒。广行教化。未几至室罗筏城之南。临金水河。遽谓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适五佛影现于中流。吾勺其水。辄有异味。此河之源凡五百里。当有至人居之。然如来昔已记曰。后五百年中当有圣者。号僧伽难提。出于此处。相继以为十七世祖。遂将众沂流而上。既至果见难提禅定于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会其出定。大士乃问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难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入。答曰。虽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体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无动静何物出入。答曰。言金动静何物出入。许金出入金非动静。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此义不然。答曰。彼理非着。又曰。此义当堕。答曰。彼义不成。又曰。彼义不成我义成矣。答曰。我义虽成法非我故。又曰。我义已成我无我故。答曰。我无我故复成何义。又曰。我无我故故成汝义。难提乃曰。仁者师于何圣得是无我。大士曰。我师迦那提婆大士证是无我。曰稽首提婆师而出于仁者。仁者无我故我欲师仁者。大士曰。我已无我故。汝须见我我汝。若师我故。知我非我我。难提心即廓然。遂稽首而说偈曰。

三界一明灯 回光而照我

十方悉开朗 如日虚空住

偈已再礼必求见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系我所。何须依托而求解脱。大士即以右手擎其金钵。举至梵天。取天香饭命众共食。而其大众忽生厌恶。皆不能飨。大士曰。

让而不能食。非吾所吝。汝业自然。乃命难提分座同食。众复疑之。意其师弟子混而无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与吾分座之者。乃过去婆罗王如来也。应物降迹。将为第十七世祖师。汝辈亦庄严劫中尝趣三果。而未纯无漏。适虽亲我岂大见性。正宜专意归此仁者。然吾灭后。即为大众上首。复出一师号伽耶舍多。亦宜知之。众曰。大师神力不敢不信。彼云过去佛者尚或疑之。难提以其众心未伏于已。乃谓罗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无有堆阜江河沟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国土丰盈。人无八苦而行十善。及乎双林示灭。今将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树木枯悴。人寡至信正念轻微。不务妙悟但乐神力。然我自不为。为亦何难。即展右手入地至于金刚轮际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会中分诸大众。然饮者其心益宁。于是众皆推伏作礼悔过。大士后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处世。如来之大法眼用付于汝。听吾偈曰。

于法实无证 不取亦不离

法非有无相 内外云何起

难提闻命。敬奉勤至。复说偈而赞之曰。

善哉大圣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无不灭

罗多大士即其座上入灭。是时也当此汉武帝之世也。四众建塔以閟全体。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大士传

僧伽难提者。室罗伐国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宝庄严。实其国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与其母语。唯称佛事。父母异之。诏其国师。问子所以然。其国师异人也。能知往事。谓王曰。此子乃昔娑罗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七岁当复入道。出居于金河石窟。其父母爱之。常恐如其说。及七岁大士果说偈告父母。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愿哀愍故

初父母不从。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门禅利多为其落发。师留宫中九年。始会胜僧与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警曰。我已具戒而尚处俗舍。年复二十六矣。何遇圣者而得闻道乎。遽感天光下照。俄见一坦路。而前有大山。大士即趣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晓。自视已坐于石窟间。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摈去禅利多。然大士于此修禅。方且十年。而徒稍归之。一日因见瑞气。忽谓之曰。将有圣人为我而来。汝速洁前窟待之。未几罗睺罗多果至。是时大士在定。候七日会其起。相与问答。凡数百言。而罗睺罗

多义胜。大士伏膺。遂从其求道。罗多曰。如来记汝当为十七世祖。寻命之传大法眼。大士一旦谓其众曰。罗睺罗多大士尝说。摩提国当出圣士。号伽耶舍多。继吾传法。今与汝等往访其人。行之无何有祥风自西而来清袭众人。大士曰。此道德风也。西之三千里必得圣者相会。然是风不类天龙鬼神阿须伦之风者。虽有吹扬而不损万物。病遇则愈。学遇则通。恶业遇之则无。于是以神通摄众。少选偕至一山。谓众曰。此山之顶有紫云如盖。必圣人在兹。众四顾。不远果有山舍。进之方及其门。俄见一童子持鉴趋迎于前。大士即问曰。汝几岁耶。答曰。百岁。又曰。汝方童幼何谓百岁。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岁。又曰。汝善机耶。答曰。佛偈岂不云。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机。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大士复问曰。汝持圆鉴。意欲何为。童子乃以偈答曰。

诸佛大圆鉴 内外无瑕翳

两人同得见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与大士应对有异。遂使之出家。难提受之。携还精舍。会众与受具戒。即命其名曰伽耶舍多。他日风撼其殿之铜铃。镗然发声。复问舍多曰。铃鸣乎风鸣耶。答曰。非风非铃。我心鸣耳。又曰。我心谁乎。答曰。俱寂静故。大士曰。善哉妙会佛理。宜说法要。嗣吾道者非子而谁。寻付大法眼。乃说偈曰。

心地本无生 因地从缘起

缘种不相妨 花果亦复尔

已而举右手攀木而化。其时当此汉孝昭帝之世也。其众议曰。大士灭度于茂木之下。其亦垂荫于后裔乎。或者欲迁于高原而阁维之。虽尽力举之。终不能动。遂即其处而焚之。敛舍利复塔于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传

伽耶舍多者。摩提国人也。姓郁头蓝氏。父曰天盖。母曰方圣。初方圣得孕之时。梦有人持一宝鉴而向之曰。我来也。及寤觉体畅于平日。然其室即有异香。祥光数现。方七日而诞大士。其体莹然若净琉璃生十二岁。不浴而常洁。每以闲寂自处。或与人语。言必高胜。其家本居宝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云盖之。初僧伽难提来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师之。寻得付法。遂往化于月支国。先是其国有婆罗门。曰鸠摩罗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处其舍之檐下。霖潦渍湿未始暂离。如此十载。虽苦驱亦不之去。罗多疑讶。欲得所决。当时罗多年方三十。意气勇壮。不顾有果报。唯外道自然之说。乐闻而师之。寻以问其所师梵志曰。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然。非因缘也。罗多复曰。我夜尝梦一金日。其明赫然照曜天地。而我与梵志方在暗室。其日之光忽来烛

之。我之身即如琉璃。徐有无数蝼蚁。周而食之。师之体则洗然无物。斯何自而然。幸师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说之。皆无所验。罗多疑既不决。遂曰。非适人意也。皆谓自然。何异梦而说梦。若别遇智者能为解释。我愿师之。即绝梵志而还。当此大士俄见有异气起。即座而谓其众曰。今所见者。大乘之气也。复释之曰。气如金环。其事必圆。气若玉珰。菩萨在旁。今气类珰。其下必有圣人焉然佛亦记曰。吾灭之后。后五百年间。当有菩萨现月支国。其后复出一大士于此天竺国。继世为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应也。寻率众往其气所。至是少顷果有婆罗门者。状类三十许。人来问侍者曰。此师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也。婆罗门即返闭户。大士曰。适气乃验在此家。遂叩其扉。内有应曰。此舍无人。大士曰。答无者谁。鸠摩罗多以外语有异。疑必智者。思求决前事。乃开户纳之。逊大士坐其主榻。盛列供养。因以犬事问之曰。若智者所说。解我疑心。即师事之。大士曰。吾说若有所验。汝实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为辩之曰。此犬者是汝之父。以有微业乃堕畜中。昔汝父。先以黄金千铤。贮于器中而窃埋檐下。及其死。会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恋此。若汝取之。是犬必去。罗多命工发掘。果然得金。其犬即去。罗多信之。乃慕佛法。复以昔梦闻之。大士亦为原之曰。汝梦日者。盖佛日也。照曜天地者。度二众也。二人处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无明宅也。身如琉璃者汝所清净也。彼体无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蚁食汝身者。必众知识之所凑泊。食汝法味也。罗多以二事皆决。意大廓然。益加叹伏。遂师之出家。担专给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虽列之弟子。独器异之。故命圣众与受具戒。欲速其证果。后果命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之迦葉。乃至于我。我今用传于汝。汝受吾教。听是偈曰。

有种生心地 因缘能发萌

于缘不相碍 当生生不生

鸠摩罗多敬奉其命。拜受勤至。大士即座超身。作一十八变。乃趣大寂。用三昧火于空中而自焚之。雨舍利缤纷而下。四众接之。随处各建窣堵波而供养之。其时当此汉孝成帝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鸠摩罗多大士传

鸠摩罗多者。月支国人也。姓婆罗门氏。往世尝生于梵天。洎以贪爱菩萨璎珞。乃堕于欲界他天。于彼为一天人说佛知见。彼天人因之证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众尊为导师。其时适有天玉女来礼其法会。会之众有千二百人。未之成果。辄起情爱。故相牵累。亦其绍祖之冥数适至。复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堕。偕生此国。为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宝不可胜数。而其父贪吝不知纪极。会其国有罗难曰海胜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说法乃证今果。至此思报其往德。恐大士汩没于俗富故。从之乞金。实欲导而出

之。遂至其家。适见大士为童。即语之曰。汝能施我之金。当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专家事。虽父不在。俟闻于母。遂以告其母。母从其所施。大士遂以金一斤施之。罗汉寻为记曰。更十五年。汝当遇菩萨得证圣道。然小有难。亦折大业。及其父还。大士以此建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决所疑于伽耶舍多。即伏膺为师。寻预传法。后行教化至中天竺国。会一智士曰阇夜多。先此客游。辄来礼之。而致问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宝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蒙不遂。我邻之人。凶暴杀害作恶日甚。而其身康宁。所求如意。善恶报应岂非虚说乎。我甚惑此。愿仁者一为决之。大士曰。佛说业通三世者。盖以前世所作善业。而报在此生。此生苟为不善。则应在来世。故人有此生虽为善世不得其福者。前恶之报胜也。今世虽作恶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胜也。苟以今生非得福报复务为恶。而来世益堕恶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报复务为善。而来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为恶。及此生也先福而后祸。此生为恶其事方半。而变行为善。及来世也先祸而后福。适今汝父与汝之邻。其善恶之应。不以类至盖先业而致然也。岂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闻其说顿解所疑。大士复曰。汝虽已信三世之业。而未明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然心本清净。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可同诸佛。一切善恶有为无为。皆如梦幻。夜多承其言。即发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许人。父母在乎。诚欲入道可返汝国白之父母。得志却来未晚。夜多曰。我国北印度也。去之三千余里。岂宜却来。愿屈仁者。就之供养。因得度脱。大士曰。我往虽远不难。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术。亦可从之。少顷而至。大士曰。何术。曰我兄阇夜摩。先为比丘。于国尝主俱那含佛塔。得其塔前末诃木子。然此神物。用之涂足。须臾可以致远。欲止则以其叶拭去涂油。足乃不举。大士从用其法。与之偕去。诣礼其塔。佛即放光遍照其众。夜多既闻父母。即就剃度。于佛塔之前会圣僧与之受戒。大士乃为说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于汝相

汝已得解脱 诸众亦当然

寻命夜多曰。佛昔尝记汝。当为二十世祖。今如来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传持。听吾偈曰。

性上本无生 为对求人说

于法既无得 何怀决不决

复曰。此偈盖妙音。如来见性清净之说。汝宜受持。夜多再礼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劈面。如红莲开。出大光明照曜四众。乃趣寂灭。其时当此王莽新室之世也。阇

夜多即其处建塔而供养之。

天竺第二十祖阇夜多大士传

阇夜多者。北天竺国人也。未详其姓氏。素有道识。慕通妙理。初客游中印度。会鸠摩罗多大士化于其国。以所疑报应问之。罗多为说业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罗多不即许。与之归本国使白其父母。方度为比丘。罗多知其真大法器。复以佛所授记。遂以法付之。既而大士历化诸国至罗阅城。而其国素多道众。闻大士来皆趋从之。先是其众之首者曰婆修盘头。修行精至昼夜不卧。六时礼佛粪衣一飧。而淡然无所欲。其徒甚以此尊之。大士即谓彼众曰。汝此头陀苦修梵行。可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进。岂不得道。大士曰。是人与道远矣。纵其苦行历劫。适资妄本岂能证耶。曰仁者何蕴而相少吾师。大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盘头闻其说忻然。乃述偈而赞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于佛道

不礼亦不慢 心不生颠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无所好

虽缓而不迟 虽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尚依佛教

大士复谓众曰。此头陀者。非汝辈所并。彼于往劫修常不轻行而致然也。适吾抑之。盖以其趣道心切。恐其如弦甚急必绝。故吾不即赞之。欲其趣无所得住安乐地。寻谓槃头曰。吾言相逆。汝得不动心乎。槃头曰。何敢动乎。我念前之七世生安乐国。以务道故尝事智者月净。而其人谓我曰。汝非久当证斯陀含果。宜勤精进。夫修行譬若升天。必慕渐上不可退之。苟有所堕而复上益难。其时我年已八十。扶杖不能履。适会大光明菩萨出世。我欲礼之乃诣其精舍。事已而月净俄来相责曰。咄哉。汝何轻父而重子。吾昨视汝将得证果。今已失之。我时自以无咎不伏其语。即问月净示其所过。月净曰。汝适礼大光。安得以杖倚画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熟思之。实如其言。此后凡有所闻。不复不信。纵彼恶语犹风度耳。况今尊者以正法见教。岂宜悔吝。大士寻命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宜传布勿令其绝。听吾偈曰。

言下合无生 同于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达事理竟

婆修盘头礼以受命。大士于其座上即以首倒植象婆罗树枝。奄然而化。众欲正之为其阇维。虽百千人共举。终不能动。又诸罗汉同以神力举之。亦不能动。大众遂炷香祝之。其体乃自倾委。焚已敛舍利。众建浮图以供养之。其时当此后汉孝明帝之世也。

评曰。是大士者。反植而化。何其异乎。曰圣人逆顺皆得。故其神而为之。不可以常道求。

传法正宗记卷第四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大士传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罗大士传天竺第二十三祖鹤勒那大士传天竺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传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传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大士传

婆修盘头者。罗阅国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光盖。母曰严一。大士与其弟偕生。俱有瑞事。而大士尤胜。初光盖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与妻严一谋偕往求子于城北佛塔。既祷之。其夕严一果梦二珠。一长明。一或明或晦。皆得吞之。即觉有娠。后七日会有罗汉比丘贤众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国寻异气至此。汝家谓谁光盖即延之。与其妻俱拜。贤众独避严一而不当其礼。夫窃怪曰。鄙哉比丘礼。不让丈夫而恭女子。佯施宝珠欲验其识量。贤众皆受之亦不辞让。光盖见其不动如初。遂以实问之曰。尊者不让我丈夫之礼而避妇人何耶。贤众曰。我以汝凡夫当汝之礼。受其所施欲资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萨。乃上乘法器。其将出世号婆修盘头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辈无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盖即谢之曰。尊者圣人也。能知未然。贤众复曰。复有一子。与其同孕者。夙曰刍尼。尝为野鹊。往于雪山巢如来顶。寻以遇佛之缘。生为那提国王。及如来至其国。为说夙因。复记曰。吾灭之后。后五百年外。汝却生罗阅城毗舍佉家。与圣者婆修盘头同胎。彼圣者乃贤劫二十一世之祖师也。其人复出圣弟子。号大力尊者。那提王称幸。遂以宝盖献之。佛复记曰。汝后以会此菩萨。得生忉利天也。王乃说偈赞叹。其后严一果诞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易育。不类凡孺。稍长其志超然高胜。年十五求从光度罗汉出家。毗婆诃菩萨为之受戒。乃慕饮光。专以杜多行自修。故时人高之。号为遍行头陀。寻会阇夜多大士激发大慧。乃得付法。因历化诸方至那提国。初其国素多恶象为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号常自在。生二子。长曰摩诃罗。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罗。其年三十。当拏罗三十载。而象害遂弭。国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赖。至大士入其国。王请供于宫中。因问曰。敝国风俗曷若罗阅城之淳美耶。大士曰。罗阅昔有三佛德庇。而此国适有二贤福之。王曰。二贤谁耶。曰昔佛记云。吾灭后又后五百岁后。那提国王姓刹帝利号多满。有子曰摩拏罗。得大神力胜十那罗延。此其一也。其二则吾亦与焉。未几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万将逼国城。王忧之。以问盘头曰。此何以御之。大

士曰。不须用兵。但命王子拏罗当之。其难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万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罗出其城之南。拏罗乃向象抚其腹。发声大喝。虽城庐为之动。群象即仆地不能兴。少时皆驰去。至是而国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胜。遂大奇之。谓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记。亦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愿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谓。此非我为师。后莫能度者。即命圣众于王宫与摩拏罗落发受戒。拏罗得度忻然。乃以偈赞曰。

为摧百万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诸宫殿 无不震动者

遇师方便力 而得度脱我

稽首辞父母 而出于爱火

大士将之他国。乃告王曰。我来所求法器耳。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王不须留。遂与摩拏罗去之。后乃命摩拏罗曰。如来大法眼今悉付汝。汝其传持。听吾偈曰。

泡幻同无碍 云何不悟了

达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超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四众遽告曰。我辈欲奉舍利。愿尊者无为神化。乃颓然复其座而灭。焚已众敛舍利。建宝塔而供养之。其时当后汉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罗大士传

摩拏罗尊者。那提国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自在。其国之王也。拏罗即其次子。生有异迹。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师盘头出家。戒已寻得付法。游化初至西天竺国。其王曰。瞿昙得度。崇佛常自持金莲花供养。愿遇圣人。以知其前后世事。七年行道于宫中。一日俄有佛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鸽。后示慈力王剜身然灯。左示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右示月光王捐舍宝首。得度异之。即举不动。左右助之。至命众力士。皆不能举。寻集其国之智者。共辨欲图迁之。是时大士与会。让其国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镇殿银山。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摇。而其体已损。遽狂走。虽力士不能驻。大士出众谓王曰。此不足惊。

徐临其殿轩。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即趋大士自悔其过。王见大士即止其狂遂问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王曰。愿闻佛法其可学乎。曰佛法者。能具七

事去三物乃可学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去贪。二去爱。三去痴。一具大慈。二具欢喜。三具无我。四具勇猛。五具饶益。六具降魔。七具无证。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无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于前后际如视诸掌。成菩提登佛地岂远乎哉。王称善。必求闻佛塔之所以。大士复让大众。众皆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逊也。大士乃曰。是塔盖昔者阿育王所作八万四千七宝之塔。以秘我释迦如来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为塔之故事云云备如诸经。复谓王曰。初每置一塔。其地必贤圣成道入灭之所也。

今之宫苑。盖昔有比丘波罗迦者。尝此证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闻其事。遂大感悟。慨闻道之晚。即命太子传国。乃求师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势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天子。从佛出家。愿众圣幽赞。使其速至圣道。空中寻有报曰。汝度是王。不必虑也。更后七日。当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风雨暴至。宫殿肃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梦。俄见有人引手极长。持异果与之啖。及醒其心大明。已成阿罗汉道。即以三昧将去其宫。乃谓大士曰。我未证时。自大此国。岂信有佛土之广。今得大观。却视旧地曷异蚁垤之微。然此阎浮提亦如一食器间耳。虽有三千余国而其品不等。上国者若干。中国者若干。下国者若干。然其上之国复有三品。

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真修行。尽能随心生之。于是大士告别。得度曰。我将他适访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测。于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宝香玄语曰。鹤勒那。汝当证道。其时适至。汝知之乎。初鹤勒那比丘。于月支国九白栖一林间。以诵大品般若为业。感群鹤依之。适直其国王宝印。命斋于宫中。方坐。俄有香烟飘然至前。问王。识乎。王曰。天香耶。鹤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罗尊者所示信也。然是尊者乃那提王子。昔为娑罗树王佛。与释迦如来所记。于此贤劫当为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无量。王宜相从西向礼之。而大士即以手三点于地。众罗汉问。其何以然。曰适鹤勒那于月支王宫致礼。此故答之。遂谓众曰。吾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从往。遂与其众乘虚趣月支国。

是时鹤勒那率其王。各驾宝象列御仗。远出迎之。寻与大士俱还其宫。鹤勒先以其弟子龙子者问之曰。此子才辩冠世。我尝以三昧观其夙习。而终不能见。尊者以谓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观得几劫。鹤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减劫已于妙喜国生婆罗门家。时会其国有佛伽蓝新成大钟。是子曾以栴檀为梃。助其声击。彼为钟者已得菩提。而此报之聪明。鹤勒敬其说。即欲事之。复问曰。我虽感群鹤相依。未始识其何缘。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时尝为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龙宫命汝供养。汝以其皆未胜龙食。常不与俱往。彼弟子怪曰。师说法则曰。于食若等于法

亦等。今乃独往食耶。及后命必从汝赴。当时以汝德荫无患。及汝灭彼亦渐终。坐是滥食。

皆报为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转受此鹤。盖昔师弟子缘之所牵故复此会。鹤勒那大感。遂曰。此宜修何法资其复于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有无上法宝。是如来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转至我。我今付汝。汝能传之不绝。彼鹤之众亦资以解脱。汝受吾教。听其偈曰。

心随万境转 转处实能幽

随流认得性 无喜复无忧

鹤勒那忻然敬奉传法。大士即腾身太虚。呈一十八变。返座指地发一神泉。复说偈曰。

心地清净泉 能润于一切

从地而涌出 遍济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灭四众阇维之。敛舍利建塔供养。是时当此后汉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鹤勒那大士传

鹤勒那者。月支国人也。姓婆罗门氏。父曰千胜。母曰金光。初千胜以未有嗣子。诣其国之七佛真幢求之。还谓其妇曰。我已求子于七佛幢也。是夕金光遂梦。有童子临须弥山手持玉环。谓金光曰。我来也。寻觉有娠他日忽有异僧来其舍。谓金光曰。护汝孕。慎勿污之。金光曰。洁身已十月矣。因问僧曰。此若生子。有福德乎。僧曰。是当生男子也。然其于第四劫时已能为龙宫说法。故佛尝记之。谓其将为大法祖。及诞大士。天即雨华。地出金钱。国人瑞之。以闻其王。王乃取子。使乳于宫中。宫嫔百千争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为其一子。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语曰。我无储嗣育汝欲以为太子。适变多身。我甚惑之。汝果得通。当复神化。未尔则终为千子。言已其子放光。

忽然失之。寻见于父母家。及七岁。会其国人淫祀拘罗神。为之叹曰。三界微劣。寡得正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诣之。其庙貌即堕。年二十。遂从罗汉比丘出家。受戒于其山。初其师使专诵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后栖月支之林间。感群鹤依之。以故加今之号。晚遇摩拏罗。于王宫得其付法。始务游化。及至中天竺国。会其国王曰无畏海者。先梦。月照其身。臣为原曰。非久当有贤圣来应此梦。王即以告四门。及大士之至。司门者奏之。王遽以法仗出迎还宫。礼于正殿。方坐。俄有二绯素衣人。前拜鹤勒

。王默骇。此何人。不挹主者。大士知之谓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是故来致礼。王曰。何以识之。曰吾往劫尝与其说法。因之得生于日月宫。少顷其人忽隐。

唯异香久薰。王因问曰。若此日月国土凡有几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凡有百忆。而四天之下。约有四千八国。然其大小不等。王曰。是国土者。一时有耶。有前后乎。曰此随前后三劫而有无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为六冥。曰上下二气四维相合。谓之六冥。六冥之间三劫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后而国土益分。然其生于六冥之间。而寿亦有品。有万岁者。有千岁者。有百岁者。有夭有不夭者。报既不等。而形类亦别。虽儒童迦葉二菩萨。亦不能悉知。我适约说。犹满城芥子而方探一粒。王闻益自小其见。大士寻出王宫。始大士有弟子曰龙子者。夭亡。其父母与兄师子比丘皆来。将迁殡其丧。而众举不动。兄怪之问大士曰。

众尽力举之。何以不动。曰过自汝也。师子曰。何过。愿闻其所以。曰汝初师婆罗门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忆。乃欲营福资之。遂告汝师。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饰。汝恶之。遂投于地。而复为之。汝今但去收其弃像。此丧必举。师子如其言复来。弟丧果举。及婆罗门师死。师子以大士言验。复求师之初问曰。我欲求道。当何用心。大士曰。汝若求道。无所用心。曰既无用心。争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无作。即是佛事。故经云。我所作功德。而无我所作。师子闻法即解。乃趋于弟子之列。时其徒或从而问曰。师以无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众有无福业。愿闻其说。大士即指东北谓之曰。见此乎。众曰不见。曰此粗相尚不能见。况其微妙功德耶。

师子前之曰。我适见矣大士曰。汝何见耶。曰我见异气皎如白虹贯乎天地。复有黑气五路横布。其前类忉利天梯。大士曰。汝见是气。知其应乎。曰所应未之知也。唯师言之。大士曰。我灭之后五十年末。难兴于北天竺。汝当知之。师子因告曰。我将游方。敢请教于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来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国。然其国有难。而累在汝躬。慎早付受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认得心性时 可说不思议

了了无可得 得时不说知

付法已。大士即腾身太虚。作一十八变。复其座寂然迁化。四众阇维已将分去其舍利务各塔之。大士复现。而说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摄

吾身非有无 何分一切塔

众即合一净图而供养之。其时当此后汉孝献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传

师子尊者。中天竺国人也。姓婆罗门氏素聪唔有出世智辩。少依婆罗门僧出家习定。晚师鹤勒那。寻得付法。往化于罽宾国。初其国有沙门曰婆梨迦者。专习小乘禅观。梨迦之后。其徒承其法者。遂分为五家学。有曰禅定者。有曰知见者。有曰执相者。有曰舍相者。有曰持不语者。然竞以其能相胜。尊者皆往正之首谓持不语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为不语。而反佛说耶。次谓舍相者曰。佛教威仪具足梵行清白。岂舍相耶。次谓执相者曰。佛土清净自在无著。何执相耶。次谓知见者曰。诸佛知见无所得。故此法微妙。觉闻不及无为无相。何知见耶。然四者之众皆服其教。其五禅观之众为其首者曰。达磨达号有知识。众皆尊之。以前四众之屈。愤然不甘。遂告尊者欲相问难。始至。尊者问曰。仁者习定。何乃来此若此来也何尝习定。答曰。我来此处心亦不乱。定随人习岂在处所。又曰。仁者之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答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我虽去来其定常习。又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去其定谁习。答曰。如净明珠内外无翳。定若通达乃当如此。又曰。定若通达必似明珠。今见仁者非珠所类。答曰。其珠明彻内外悉定。我心不乱犹若是珠。又曰。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净。达磨达义屈。遂礼之曰。我于学道盖虚劳耳。非闻斯言几不知至。尊者当容我师之。尊者固逊。而其请不已。乃谓之曰。诸佛禅定无有所得。诸佛觉道无有所证。无得无证是真解脱。酬因答果世之业报。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习定乃当然也。达磨达忻然奉教。未几其国有一长者子曰斯多。年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辄开。一夕其父梦。神人令送师子医之。父明日遂携子从尊者求验其梦。然先自心计。果得此子病愈。当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于是国而其法未得所传。一朝而长者父子偕至。以其手与梦闻于尊者。礼之愿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谓众曰。此子手所握者。汝等知之乎。众皆罔测。复曰。此之所持乃一宝珠耳。盖我先世于一国土尝为比丘。以诵龙王经为业。其时此子已从我出家。号婆舍者。一日会龙宫请我供之。以珠为嚫。时此子从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终彼而生此。其师资缘业未绝。所以复有今会。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烂然在掌。于是尊者即为剃度。会圣众与受具戒。谓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号婆舍。而今复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适观此国。将加难于我。然我衰老。岂更苟免。而我所传如来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务传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梨衣为之信验。听吾偈曰。

正说知见时 知见俱是心

当心即知见 知见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无何其国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与隐山学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学先成。谓其兄曰。我将窃入王宫作法杀王以夺其国。兄曰。汝无误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宫。遂易其徒皆为僧形。计其事集则自显。不尔则归罪沙门。既作其法无效。为国擒之。兵者果以沙门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为此大逆。遂斥教尽诛沙门。尊者即谓其众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远避。其徒欲奉尊者隐之。尊者曰。吾见蕴空。复何逃乎。其王弥罗崛。果仗剑毅然诣尊者而问曰。师得无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惧乎。答曰。已离生死。何有惧也。王曰。不惧可施我头耶。曰身非我有。岂况于头。王即斩之。尊者首坠。其白乳涌高丈许。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绝。寻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时。其太子曰光首者。忧之。大募方士。图为父悔谢。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谓光首曰。此夙对不必忧也。太子前之曰。愿闻夙事。仙者曰。前今数世。汝父尝生此国为白衣者。然其为人贤善。好重佛道。一日纠众为无遮斋时师子前身亦为白衣。来与其会。当时师子聪明有辩博。凡与人论未始辄屈。是日乃以佛法发问。汝父白衣。其白衣虽应对中理。而师子白衣心欲胜之。辄横发难。势既纷纭。其义遂屈。以故愤恨。寻窃使持毒药。以毙汝父白衣。虽其先历多世。而冥数未至。事故不作。金其缘业相会。汝父王所以横杀师子。太子其忧稍解。后乃塔师子比丘遗骸。其被害时当此前魏废帝齐王曹芳之世也。

评曰。预付法以何验乎。曰以圣人验之。唯圣人故能玄知。今师子德能为祖。自谓则曰已得蕴空。此其为圣人亦至矣。岂无玄知乎。又鹤勒那尝以难语之。勉其传道。此可不预付法乎。他传(付法藏传也)能知其临刑涌之白乳而乃曰。相传法人于此便绝何不思而妄书乎(其妄验于禅经)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传

婆舍斯多者。罽宾国人也。姓婆罗门氏。亦号婆罗多罗。亦号婆罗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乐。初常安乐梦。人授之宝剑。因孕尊者。此后室有异香。天数雨花其家。及诞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异僧来其舍。谓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当得大法宝。其手所握亦得发明。言已僧忽不见。及尊者胜冠。父寂行携诣师子尊者。辨其夙缘。即恣从师子出家。因加今名。既为沙门。而师子方老。又其夙累密迩。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国。尊者从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国。其王曰迦胜。逆而礼之。先是其国有为外道者号无我。恃其术颇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会外道者要之默论。欲不以言尊者诋之曰。若不以言。争辩胜负。外道曰。不争胜负但取其义。尊者曰。

何者名义。外道曰。无心为义。尊者曰汝既无心安得义乎。外道曰。我说无心当名非义。尊者曰。汝说非心当名无义。我说非心常义非名。外道复曰。当义非名谁能辩义。尊者曰。汝当名非义此名何名。外道曰。为辩非义是无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义亦非义。辩者是谁当辩何物。如此凡五十余反。外道词屈遂伏之。时王宫殿俄有异香酷烈。尊者肃然曰。此吾师谢矣。其信适至。遂北面作礼。寻谓王曰。我始去师计往南印土。今此久留。岂辞师之意。遽别王将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请。今余苑中有泉。热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则发光。虽甚怪之终不知其然。愿为决之。尊者曰。此为汤泉。有三缘所致。其一神业。其二鬼业。其三热石。热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汤。

鬼业者。谓其鬼方出罪所。游于人间。以余业力煎灼此泉。以偿其夙债。神业者。谓神不守其道。妄作祸福。以取飨祀。恶业贯盈。冥罚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偿滥祭。王曰。幸尊者验之三缘。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业所致也。即命爇香。临泉为其忏悔。须臾瀕水现一长人。前礼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来辞耳。已而遂隐。后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时中印之人以其言有效。乃以婆罗多那称之。及北天竺闻之。复以婆罗多罗称之。然二国之所称。犹此曰别业泉众也。尊者终告。往于南天竺。王躬罗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礼之。初王有子。奉佛颇如法。为其功德。然病且经年。王因以问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

善恶报应将如之何。尊者谓王曰。王子之疾诚功德之所发也。然此理幽远王其善听。佛谓。人有重业在躬。犹内病已深。药不能攻。将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浅。遇药即动。动而后较。重业亦然。虽有功德。无如之何。及其死矣业报益现。业之轻也。资于功德其报即现。后乃清净。今王之子为善久疾。必其所为功德。发此微业。适虽小苦后当永宁。经不云乎。于三恶道中。若应受业报。愿得今身偿。不入恶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说。复为营福。其疾果愈。然其国先有咒师曰灵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谋以毒药中之药不能害。复以术较。术益不胜。以是深衔之。时尊者去王之宫化于他部。已

十六年。会王天德崩。后王德胜即位。尤好咒者之说。咒者因谗之谓其王曰。

婆舍斯多非师子弟子。岂有道耶。请王试之。王从其言。时王太子曰。不如蜜多者。知其构恶于尊者。乃诤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咒师不能害。寻亦自毙。其道甚至。国家不须试之。王怒谓太子党于斯多。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问之曰。我国不容邪法师之所学。乃是何宗。斯多对曰。我所学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灭已过于千岁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释迦如来传法。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师师子。我适所得

。盖承于师子比丘也。王曰。师子戮死。安得以法相传。果尔亦何以为信。尊者曰。吾师授我传法僧伽梨在焉。即进于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验之。火方炽。遽有异光自其衣而发。掩于世火。祥云覆之。天香馥郁。及烬而僧伽黎如故。王大信乃尽礼于尊者。

其僧伽梨衣。王即请之。遂诏出其太子。初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得以时进膳。饥渴之甚。方虑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来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即宁。因有所感。窃自谓曰。我若脱此。当求出家。少顷而赦命至。太子见王谢已。遂称疾请免储副。乞从出家。王详其志不可夺许之。太子即诣尊者致弟子礼。尊者曰。父王听乎。曰俞。又曰。汝欲出家当为何事。曰我为佛事。尊者以其恳至寻为度之。当此地动月于昼现。举国皆惊。王恐其不详。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忧也。王曰。吾闻月昼出日夜现。此阴阳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昼而见月。表遇圣人。夜而睹日。表大暗皆明。王忧遽解。因谓尊者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圣智。敢以问之。一者往见地动。

或近或远。由何所致。今日复尔。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隐现不时。三者地产异物。其应谁乎。云霓佳气自地而作。何人感召。四者东西极望。霞彩不定。倏明倏灭。与其五者天色青绀其孰使然。尊者无专佛法而不言世谛。愿为决之。尊者曰。三千大千百亿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谈。岂有佛法世谛说不说耶。王无为是语。然王之所疑。皆有以也。君其听之。夫世有佛出。地则四震。昼则现月。夜则现日。世有佛成道。地则五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则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萨出者。地则三震。昼则现月。世有菩萨成道。地则四震。夜则现日。世有菩萨灭度。地则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暧昧。世有罗汉出者。地则一震。昼则星现。世有罗汉证果。地则三震。

夜星皆明。世有罗汉寂灭。地则四震。夜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学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则一震。若是比丘将证圣果。地则二震。若是比丘迁谢之时。地则三震。世有比丘三生不退学菩萨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则半震。此学比丘将证圣果。地则一震。此学比丘欲寂灭时。地则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退学罗汉道者。及其出世也。众星皆明。此学比丘将证圣果。地则半震。此学比丘将入灭时。地则一震。世有人为至孝者。地则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业有善恶随其所感故地动有远近。日月隐显东西霞气不定。其色者。盖须弥山之东西二面。随日蔽亏故。众宝之色明灭不一。天色绀青者。亦须弥山之南面。以吠琉璃所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

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其应现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圣人能之。感其上中瑞者。唯菩萨。其次圣人能之。感其上下瑞者。唯阿罗汉。又其次圣人能之。云气虹霓起于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气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云五色上中

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云如盖上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兽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罕见于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色如璧玉。若麟龙之类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龟师子之类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复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复如银。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鳞者。

而忽鳞之。色复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说元古本脱落)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青非黄复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非黑。而忽缁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坚正而益其秀异。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有性稍坚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标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实。而忽实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异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变而生异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发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飞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释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无限。殆不可纪。然皆随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

王得其异闻。前而加礼。尊者谓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诚大士也。宜其继我绍隆法宝。不如蜜多寻亦证果。即与蜜多还其前之化所。其后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谢世。昔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听吾偈曰。

圣人说知见 当境无是非

我今悟其性 无道亦无理

蜜多既受付法。复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师僧伽梨衣秘于王宫。不蒙授之。其何谓耶。斯多曰。我昔传衣。盖先师遇难。付法不显用为今之信验。汝适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为。但勤化导。汝之已后者度人无量。蜜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虚。作一十八变。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于空中化火自焚。虽雨舍利而不坠于地。大众各以衣裓接之。寻建浮图合而秘之。其时当此东晋明帝之世也。

评曰。谓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宝剑出乎良冶。尚能变化不测。而光贯星斗。方士资乎世术。亦能入水不濡。入水不焚。况乎圣人之上衣。大法之胜器。此可然乎。能无曜乎。其言地动至乎云日草木之祥瑞。远以业理求之至哉。宜异世俗五行之说。

传法正宗记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传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传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尊者传(上下)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传

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国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德胜。即其国之王。蜜多盖德胜之太子也。诞时宫中有异香氤氲。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国。尊者会事因称疾。乞免太子。从斯多出家。王听。斯多即宫中为其剃度。会胜僧受之具戒。事见于斯多传。寻从斯多出宫。乃得付法。其后游化至东天竺国。先是其国王刹帝。坚固信重长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师曰。适知不如蜜多入国。其人道胜。恐吾党不如。宜先谋斥之。外道即请从其王登高。因西望谓王曰。西有妖气必魔入境。王见之乎。王曰不见。然则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国必衰。然为王计者。不如诛之。王曰未见其罪。岂忍为乎。外道复进其徒之善咒者曰。其法能动天地。此可以御魔。然尊者已知托以望气。先戒其众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难。汝辈勿惊。及见王果诘曰。师来何为。尊者曰。我来欲度众生。曰当以何法度何类众生。曰随其类而以法度之。曰苟有术者。师敢敌乎。曰我佛法至正。虽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术而不敢当耶。外道辈闻其语益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将压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动。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临其首。外道党大惧。尊者复按地。地静。化山亦没。外道皆罗礼悔过。王亦谢之曰。吾不识大士。乃令萤火欲争曜日月。是时王新迁其都。他日张大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预会。尊者初不奉命。徐观其地将陷。即以神通往之。王见曰。师果来耶。曰我非应供来。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为龙之所有。须臾当陷。众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众去之。未远至一高原。反顾其地果陷渊然成湫。王益敬蜜多。即严象驾。命尊者偕还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尝梦。空中坠一金锁垂至于地。我即举之。今日之事非其应乎。尊者亦谓王曰。吾昔将至此国尝梦。一奇童持宝盖趋我之后。此必圣人出王所治。以相继传法。王曰。下国岂有至人耶。曰王无谦。是必应之。先是其国有婆罗门子。幼无父母。孑然放达。自号璎珞。闾里不能测其为人。一日遽发隐语曰。神人脚踏土会里逢龙虎。是日趣王来。王便随他去。自是出处益不常。及王与尊者驾至其旧城之东。此子特来迎之礼于驾前。尊者语王曰。所谓王国之圣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谓璎珞曰。汝记往事乎。璎珞曰。我念昔同法会。尊者演摩诃般若波罗蜜。而我转甚深修多罗。缘当复会。故此相候。蜜多谓王曰。此子盖大势至菩萨。降迹为吾嗣法。然其后复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后缘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国。尊者即为之剃度。谓璎珞曰。以前吾谈般若汝说修多罗。致今复会。便宜以般若多罗为汝之名。当此不如蜜多化导于东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罗而告曰。昔如来付大法眼藏展转至我。我今用传于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绝。听吾

偈曰。

真性心地藏 无头亦无尾

应缘而化物 方便呼为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国惠施宁不感之。但其化缘殆尽。不能久恋仁德。吾将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丧所亲。尊者乃于王宫即座化形如日。少顷复之。呈一十八变。以三昧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后为金塔以閟之。其时当此东晋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传

般若多罗尊者。东天竺国人也。姓婆罗门氏。幼丧父母。孑然胸食自养。游于闾里。时人但以瓔珞童子号之。有命之役者。不辞劳不论直。或问曰。汝何姓。曰我与汝同姓。或曰。汝行何急。曰汝行何缓。人皆不测其然。会其国王坚固者与不如蜜多共驾还其故城。尊者遂东出趣其驾前。自说昔缘。至是尊者之迹大显。蜜多即携至王宫。他日为之出家。会胜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体即发异光。未几蜜多果以法眼付之。纵其游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国。其国王香至者。诏礼于宫中。以宝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长曰月净多罗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罗者。好修福业。其次曰菩提多罗者。好通佛理。以出世为务。至是香至皆命出礼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验其智之远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复有加此珠乎。其一月净多罗曰。此宝珠最上。世无有胜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罗亦如其说。其三菩提多罗曰。此珠世宝未足为上。夫诸宝之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诸光之中智光为上。此是世明。诸明之中心明为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于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明其宝宝不自宝。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宝不自宝者。要假智宝而明法宝。然则我师有道。其宝即现。众生有道。心宝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复问曰。诸物之中何物无相。曰于诸物中不起无相。又问曰。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于诸物中人我最高。又问曰。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于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谓是大法器。必为已嗣。其后会父病既亟。辄以手览空。虽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罗因以问尊者曰。吾父务善兴福。平若未有如其为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览虚空。恐非善终。何其报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果能释之。愿从出家。尊者曰。此其业之所应也。然物皆有业。虽三乘圣人亦不能免之。但其业有善恶耳。佛谓。人有为善之至。及其终也报当生天。则天光下垂如引经彩。欲其终者览之。而神随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发者。盖表其所向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览。是亦报生天上也。亦其为善之明效。非不令终。然当其大渐。将有天乐异花应之。寻如其言。及王崩二子方甚号恸。而菩提多罗独于丧所端然默坐。终朝不兴。其二兄怪之。以问尊者。尊者曰。此

子入定将有所观。七日当自起勿惊。及菩提多罗定起。谓二兄曰。我欲观父何往。而他无所睹。但见一日明照天地。其父殡已菩提多罗果告二兄。求从尊者出家。尊者知其道缘纯熟势不可沮。遂当其师。乃为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嘱曰。如来大法眼藏展转而今付于汝。汝善传之无。使断绝。听吾偈曰。

心地生诸种 因事复生理

果满菩提圆 花开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罗于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祥光。七十余道。寻超身高七多罗树。即以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可胜数。四众敛之。与其国之王月净建浮图而閟之。是时当此宋孝武帝之世也(以达磨六十七年后方东来。算之当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

评曰。出三藏记所谓不若多罗。而此曰般若多罗。又谓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异耶。曰此但梵音小转。盖译有楚夏耳。然般若多罗于诸祖独多谶语。而后颇验之。岂非以法自其后而大盛于中国欲有所志耶。将示圣人之心其所知远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尊者传上

菩提达磨尊者。南天竺国人也。姓刹帝利。初名菩提多罗。亦号达磨多罗。父曰香至。盖其国之王。达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胜。卓然不辈。诸子虽处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罗说法王宫。乃得相见。寻答般若问珠之义。才辩清发称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许其法器。及父厌代。遂辞诸兄。从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顾国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师。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决矣。愿悲智见客。般若受其礼。为之剃度曰。汝先入定。盖在日光三昧耳。汝于诸法已得通量。今宜以菩提达磨为汝之名。会圣僧与受具戒。当此其地三震。月明昼现。尊者寻亦成果。自此其国俗因以达磨多罗称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师更四十余载。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嘱尊者曰。汝且化此国。后于震旦当有大因缘。然须我灭后六十七载。乃可东之。汝若速往恐衰于日下。尊者既禀其命。复问般若曰。若我东往。其国千载之下颇有难耶。得大法器继吾道乎。般若多罗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苇。不可胜数。然其国当我灭后六十余载。必有难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盖其天王方好有为。恐不汝信。听吾偈曰。

路行跨水复逢羊 独自栖栖暗渡江

日下可怜双象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问曰。过此以往可得闻乎。又曰。吾灭之后一百五岁。其复有小难。又说偈曰。

心中虽吉外头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为遇毒龙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无穷

又问曰。此后复有事乎曰。吾灭后一百六十年末复。有小难盖。父子继作其势非。久可三五稔耳又。说偈曰。

路上忽逢深处水 等闲见虎又逢猪

小小牛儿虽有角 青溪龙出总须输

又问曰。所谓法器菩萨。此后出乎。般若又说偈曰。

震旦虽阔无别路 要假侄孙脚下行

金鸡解衔一颗米 供养十方罗汉僧

复曰。此吾灭后三百三十载。乃应之也。又问曰。此后佛法中颇有明斯意而善分别者耶。曰吾灭后三百八十年间。乃有比丘暗学而明用。又说偈曰。

八月商尊飞有声 巨福来祥鸟不惊

坏抱一鸡重赴会 手把龙蛇在两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权时脱 文字之中暂小形

东海象归披右服 二处蒙恩总不轻

又偈曰。

日月并行君不动 郎无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峰添翠岫 王教人识始知名

复曰。大器当现逢云。即登吾何忧乎。尊者又问曰。然此人之后复有难乎。曰吾灭后四百六十年间。会一无衣之人欲为魔事。又说偈曰。

高岭逢人又脱衣 小蛇虽毒不能为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弥善大机

复曰。汝记斯言。将验小难。黑衣童子必善释之。尊者又问曰。此后复有难乎。曰吾灭后方六百年。不生之树当作留难。然虽难兴。二人出现乃自宁静。又说偈曰。

大浪虽高不足知 百年凡树长干枝

一鸟南飞却归北 二人东往复还西

复曰。白衣和尚说法无量。若见此谶归而不向。又问曰。此后复有难乎。曰吾灭后二千八百年间。当有四龙起此一难。然非为大也。汝宜知之。又说偈曰。

可怜明月独当天 四个龙儿各自迁

东西南北奔波去 日头平上照无边

又偈曰。

吾此谶词 腰长脚短 合掌向天

回头失伴 身着红衣 又如素绢

立在目前 还若不见 好好思量

水清月现

尊者又问曰。此后复有难乎。般若多罗复曰。吾灭后三千年间。凡有一十二难。其间有九大难。此总以一偈记之。偈曰。

鸟来上高堂欲兴 白云入地色还清

天上金龙日月明 东阳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轮重复轻 虽无心眼转惺惺

不具耳目善观听 身体元无空有形

不说姓字但验名 意寻书卷错开经

口谈恩幸心无情 或去或来身不停

又曰。后所有难。悉存此一十二句。虽复远记非汝一世所睹。然得真天眼乃可即见。般若多罗既灭。尊者禀其言。且留本国勉行教化。尊者初与比丘号佛大先者。俱出于般若多罗之门。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礼相遇。当是皆盛扬其法。时人美之。谓开二甘露门。方其国有僧曰佛大胜者。辄离其所传为六宗。分化诸处。其一曰有相宗。二曰无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无得宗。六曰寂静宗。然学者趋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为其太息曰。国虽有是六众。然其道皆非大至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脱。一旦遂以神通往之。初一诣其有相宗所而问之曰。一切诸相何名实相。其众之首曰萨婆罗者。答曰。于诸相中不互诸相。是名实相。又问曰。一切诸相而不互者。若明实相当何定之。

答曰。于诸相中实无有定。诸相即名为实。又问曰。诸相不定即名实相。汝今不定当何得之。答曰。我言不定。不定诸相当说诸相。其义不然。又问曰。汝言不定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即非实相。答曰。定既不定即非实相。知我非故不定不变。何名实相。已变已往其义亦然。答曰。不变当在不在故故变实相以定其义。又问曰。实相不变变即非相。于有无中何名实相。于是萨婆罗心即县解。以手指空却问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当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实相即见非实。若了非故其色亦然。当于色中不失色体。在于非相不碍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实相。次二诣其无相宗所问之曰。汝言无相当何证之。其众之首曰波罗提者。前而答曰。我名无相心不现故。又问曰。汝相不现当何明之。

答曰。我明无相心不取舍。当于明时亦无当者。又问曰。于诸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谁明无故。答曰。佛入三昧尚无所得。何况无相而故知之。又问曰。相既不知谁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说不证证无所证。非三昧故我说三昧。又问曰。非三昧者当何明之。汝既不证非证何证。波罗提于是妙悟。遽起谢之。尊者即为授记曰。汝证果非远。然国有魔兴。亦汝伏之。次三诣其定慧宗所而问之曰。汝学定慧为一为二。其众之首曰婆兰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问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为定慧。答曰。在定非定处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又问曰。当一不一当二不二。既非定慧约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问曰。

慧非定故然可知哉。不一不二谁定谁慧。波兰陀即廓然开悟。致礼伏膺。次四诣其戒行宗所而问之曰。汝以何者为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为一为二。其众之首者(亡名)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无染此名戒行。又问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违背不及于行。内外非明何名为戒。答曰。我有内外彼以知竟。既得通达即是戒行。若说违背俱是俱非。言及清净即戒即行。又问曰。俱是俱非何言清净。既得通故何谈内外。其首者即自省其非。拜谢称幸。次五诣其无得宗所而问之曰。汝言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亦无得得。其众之首曰宝净者。前而答曰。我说无得非无得得。当说得得无得亦得。又问曰。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得。答曰。

见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见不得名为得得。又问曰。得既非得非得无得。既无所得当得何得。宝净于此乃昭然发悟。次六诣其寂静宗所而问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静。其众之首者(亡名)前而答曰。此心不动是名为寂。于诸无染名之为静。又问曰。本心不寂要假寂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静。答曰。诸法本空以空空故。于彼空空故名寂静。又问曰。空空以空诸法亦尔。寂静无相何静何寂。其首者义屈。遂加敬之。自是其六众皆宗

而师之。尊者道声益扬。五天学者莫不沛然归之。寻会其国王曰异见者。实前王月净多罗之子。而达磨之侄也。辄发邪见毁訾佛法曰。我之祖先皆惑于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为岂宜踵之。遂于教大作患难。尊者悯之曰。孺子忝我宗社乃兴恶意。此何福家国。

当为教之。因念前无相宗有二贤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罗提者。道力将充。与王有缘。二曰宗胜者。虽能辩博。西德业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众俄各念曰。大师达磨素得圣智。今法有难。盖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弹指应之。众皆惊曰。此吾大师之信也。当共诣之。得神通者各摄其众。少顷皆至。列礼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难于我。虽如一微尘。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胜俄先之曰。我虽德寡。愿往解之。尊者曰。汝虽辩捷道力未胜。恐不能伏王。宗胜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见王。初以真俗二谛与之辨论。言皆不屈。及王问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胜曰。如王治化当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将除邪法。汝之有法当伏何物。尊者县知宗胜词穷。谓波罗提曰。

宗胜不顾吾言。今必屈于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罗提奉命。以神力疾举。即诣王殿。王与宗胜方复证诘。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王惊起遂问曰。凌虚来者是邪是正。波罗提答曰。我非邪正而来正邪。王心若正我无邪正。王虽词屈而很骜未已。即摈宗胜于山。波罗提谓曰。王既有道何斥沙门。我虽无解幸王见问。王厉声问曰。何者是佛。波罗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耶。答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答曰。今现在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机处出现。答曰。若现于世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

在胎为身 处世为人 在眼曰见

在耳曰闻 在鼻辨香 在口谈论

在手执捉 在足运奔

遍现俱该沙界 收摄在一微尘

识者知是佛性 不识唤作精魂

王悟其说。即悔谢前非。遂翻然变志。从波罗提求闻法要。凡三月奉其讨论。方宗胜被摈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见。此二十年来修行。仅至临难复不能护法。虽今百岁何为不若死之。遂颓然投身于高崖。俄有神人。举一长手承之。而置于石上。其体无损。宗胜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护持大法。死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缘。神人乃说偈曰。

师寿于百岁 八十而造非

为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虽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见诸贤等 未尝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静

聪明轻慢故 而致至于此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疏怠 不久成奇智

诸圣悉存心 如来亦复尔

宗胜闻神之偈。乃自责益欲精修。誓终世不复出山。是时王问波罗提曰。尊者辩慧如是。果师何人。波罗提曰。我所师出家者。即娑罗寺乌沙娑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师者。即王叔菩提达磨是也。王闻称达磨遽大骇曰。吾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负。妄抑圣教。累吾尊叔。诏即迎之。尊者与使者寻至王宫。王泣拜不能起。尊者即为其说法悔过。王因遣使驰诏宗胜。使者奏曰。宗胜耻摈投崖死已久矣。王愈忧之。以问尊者曰。宗胜之死。盖余之咎。尊叔何方为我免罪。尊者曰。宗胜非死。适在岩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来。使去果见道王已迎达磨之意。宗胜辞不奉命。尊者知之谓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辞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兴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国医不能治。宗戚近臣以达磨所记有验。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恳请。尊者复来。时宗胜被诏已至。波罗提以王之疾亦来问之。二沙门因请于尊者曰。王疾已笃。生耶死乎。大师有何方便为其救之。尊者即离座。以手探王之体。谓二沙门曰。死则必陷恶趣。二沙门曰。此何以验之。曰吾适以候五蕴法见之耳。二沙门曰。大师道力胜异。可为其兴何福业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与其权臣大赦囚徒广放生灵。尊者复命炷香。为忏其罪。少顷王疾果损。稍辨人事。谓左右曰。我适梦一大蟒极长。初吐火逼灼我体。寻被一长人以左手持之投于旷地。我即清凉。遂得起驰出一铁门。于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当是达磨化导其国已六十余载。思遵其师之教谋欲东征。即以神力往辞般若多罗塔庙。复至宫掖告别。其王寻知六众之徒思欲来别。尊者即各就其众之所。化坐宝莲皆为说法以慰安之。后谓王曰。我于震旦其缘已稔。今东去矣。善将汝躬保尔家国。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王不能留。即为其治装。载以大舶。翼日王躬帅亲戚臣属。送于海壖。国人观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尊者传下

菩提达磨之东来也。凡三载初至番禺实当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之岁。州刺史萧昂以其事奏(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磨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秖至七年。唯今王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又皆称。萧昂以达磨事奏。及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唯昂侄萧励。当时尝作此州刺史。恐昔传录者。误以励为昂耳。前录国本者。既是非不嫌。今不敢辄削。且存其阙疑也。)即诏赴京师。其年十一月一日遂至建业。法驾出迎之还宫。因诏尊者陪坐正殿。帝乃问曰。朕尝造寺写经大度僧尼。必有何功德。尊者曰。无功德。帝曰。何无功德。对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对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复问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对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对曰。不识。帝不悟。即罢去。尊者知其机缘不契。潜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趋魏境。寻至雒邑。实当后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终日唯面壁默坐。众皆不测其然。俗辄以为壁观婆罗门僧。未几洛有沙门号神光者。其为人旷达混世。世亦以为不测之人。及闻尊者风范尊严。乃曰。至人在兹。吾往师之。光虽事之尽礼。尊者未始与语光因有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岂有万分之一。其夕会雪大作。光立于砌。及晓而雪过其膝。尊者顾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事。神光泣而告曰。惟愿和尚以大悲智开甘露门广度我辈。尊者谓之曰。诸佛无上妙道虽旷劫精勤能行难行能忍难忍。尚不得至。岂此微劳小效而辄求大法。光闻诲乃潜以刃自断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复请光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光复问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尊者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答曰。与汝安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可。此后学者乃信。缁白之众皆靡然趋于尊者。然其声既振。遂闻于魏朝。孝明帝尝三诏不动。帝亦高之。遂就锡二摩纳袈裟金银器物若干。尊者皆让去凡三返。帝终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谓其徒曰。吾西返之时至矣。汝辈宜各言所诣。时有谓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谓尼总持者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谓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趋前拜已归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寻命之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嘱摩诃迦葉。而展转至我。我今以付于汝。汝宜传之无使其绝。并授汝此僧伽梨宝钵。以为法信。唯恐后世以汝于我异域之人不信其师承。汝宜持此为验。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后二百年后。衣钵止而不传。法亦大盛。当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悟理者少。虽然潜通密证千万有余。汝勉显扬勿轻未悟。听吾偈曰。

吾本来兹土 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复谓慧可曰。此有楞伽经四卷者。盖如来极谈法要。亦可以与世开示悟入。今并付汝。然我于此屡为药害。而不即死之者。盖以兹赤县神州虽有大乘之气而未得其应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终。既而与其徒即往禹门千圣寺。居无何会其城太守杨炫之者。其人素喜佛事。闻尊者至。乃来礼之。因问曰。西土五天竺国。师承为祖。其道如何。尊者曰。明佛心宗寸无差误行解相应。名之曰祖。又问曰。秖此一义为别有耶。答曰。须明他心知其古今。不厌有无亦非取故。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亦名为祖。炫之复曰。弟子业在世俗。罕遇知识。小智所蔽不能见道。愿师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为之说偈曰。

亦不睹恶而生嫌 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愚而近贤 亦不抛迷而就悟

达大道兮过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与凡圣同缠 超然名之曰祖

炫之得教。忻然礼之曰。愿师未即谢世。益福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敝恶者滋多。我虽久存恐益致患难。增他之罪。炫之曰。自师至此孰尝见伤。幸示其人即为辨之。尊者曰。言之则将有所损。吾宁往矣。岂忍残人快己。而炫之问之益恳曰。非敢损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得已遂说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开金锁

五口相共行 九十无彼我

炫之闻偈。再拜而去。居未几尊者乃奄然长逝。其时必后魏幼主钊与孝庄帝废立之际耳。是岁乃当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于熊耳山。魏遂以其丧告梁。梁之武帝即赐宝帛。悉诏宗子诸王以祭礼而供养之。太子为之文。其略曰。洪惟。圣胄大师。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运悲智于梵方。拯颠危于华土。其后魏使宋云者。自西域返。与达磨相遇于葱岭。见其独携只履翛然而征。云尝问曰大师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谓云曰。汝主已崩。云闻茫然相别。及复命明帝果已厌代。云寻以其事闻于后主孝庄帝。帝令发其圹视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为之惊叹。寻诏取所遗之履。于少林寺掌之。至唐开元中为好事者窃。往五台僧舍。后亦亡之。初梁武与尊者遇。既机缘不合。寻闻其道大显于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闻宋云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

为玉甓久灰金言未剖。誓传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锡来梁。说无说法。如暗室之扬炬。若明月之开云。声振华夏道迈古今。帝后闻名钦若昊天。又曰。嗟乎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虽一介凡夫。敢师之于后。其为帝王仰慕之如此也。

评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达磨。而圣人之教益验。其道益尊。故曰菩提达磨之功德。抑又至于摩腾法兰。曰何以然。曰教虽开说者万端。要其所归。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虽众经必使离乎名字分别。而为之至。然而后世未尝有能如此而为之者。及达磨始不用文字不张门户。直以是而传之。学者乃得以而顿至。是不亦教之益验乎。其心既传。而天下知务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说为之至当。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尝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于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岂无道哉。盖其道蕴而未着。及轲务专传道。而儒益尊显。或曰。续僧传以壁观四行。为达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观婆罗门者。盖出于流俗之语也。四行之说。岂达磨道之极耶。夫达磨之徒。其最亲者慧可也。其次道副道育。古今禅者所传可辈之言。皆成书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概见。独昙琳序之耳。然琳于禅者亦素无称。纵昙琳诚得于达磨。亦恐祖师当时且随其机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则何秖以慧可拜已归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验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极者也。夫达磨之道者。乃四禅中诸佛如来之禅者也。经曰。观如来禅者。谓如实入如来地故。入内身圣智相三空三种乐行故。成办众生所作不可思议。若壁观者。岂传佛心印之谓耶。然达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为其传者自可较其实而笔之。安得辄从流俗而不求圣人之宗。斯岂谓善为传乎。曰传谓达磨六被毒药。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此盖为宝林传者未之思也。杨炫之坚问祖师不已。而为其说偈。事岂有先明言而后发谶耶。为是说者。盖后世以流支尝屈论于达磨意其为之。假令少验于谶。亦恐当时党流支者。窃作昔刺客。有为北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鉴。是岂秀师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显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谓达磨四祖所见于僧祐三藏记者。然祐死于天监之十七年。而达磨当普通元年而方至于梁。岂有其人未至先为之书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后之相反乎。曰然。实祐先为之书而达磨后至也。若达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东来。东来三载方至乎梁。是盖西人传其事。先达磨而至。祐之流得以为书也。祐既承其传而为之。宜其书前而人后也。

传法正宗记卷第五。

契嵩少闻耆宿云。尝见古祖图引梁宝唱续法记所载。达磨至梁。当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宝林传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过魏。当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号。又曰。达磨灭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秖十二岁。即无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兽之岁。其岁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过魏。即达磨

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岁数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为准。其诸家所见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两存之。识者详焉。又以译禅经之年算。达磨此时正年二十七岁。其说禅经。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从此算来以合诸传记。所谓达磨既出家得法后。尚随侍其师四十余年。又依师所嘱。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东来在路二年。及到中国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寿一百五十岁。如此则诸家所载达磨。支竺两处事迹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中国。及宝林所载达磨四十年不受国位以待般若多罗而出家。却计其在西随师四十余年。及到中国已一百五十岁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余岁。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国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讹也。不可为准。

传法正宗记卷第六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传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传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传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传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传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传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时。有异光发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学世书。无不窥者。尤能言庄老。年三十遽自感而叹曰。老易世书非极大理。乃探佛经。遂远游求师至洛阳香山。乃从禅师宝静者出家。寻得戒于永穆寺。去务义学。未几而经论皆通。三十二复归其本师。归八年。一夕有神人现。谓尊者曰。何久于此。汝当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师欲为灸之。俄闻空中有言曰。此换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师。即罢不敢治。及晓视其元骨果五处峰起。其师曰。异乎汝必有胜遇行矣。无失其时。然其为人旷达有远量。虽有所出入。而未尝辄发。混然自隐。故久于京洛而世莫之知。及会菩提达磨授道易名。当为法师宗。学者乃知其有大德。竞归如水沛然趋下。一日俄有号居士者。年四十许以疾状趋其前。不称姓名。谓尊者曰。弟子久婴业疾。欲师为之忏罪。愿从所请。尊者曰。将罪来为汝忏。其人良久曰。觅罪不可得。曰我与汝忏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适今睹师。已知僧矣。不识何谓佛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如其心然。诚佛法无二也。尊者器之。即为其释褐落发曰。此法宝也。宜名之僧璨。戒后二载乃命之曰昔佛传大法眼。转至达磨。达磨授我。我今以付于汝并其衣钵。汝专传之无使辄绝。听我偈曰。

本来缘有地 因地种花生

本来无有种 花亦不能生

既而复谓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邺。将往偿之。然汝后自亦有难。甚宜避之。璨曰。此实我师圣智先见。然愿闻难之所以。答曰。斯非独我云。亦前祖般若多罗谶之耳。璨曰。何谶。答曰。其所谓后之一百十五年而兴者也。偈不云乎。心中虽吉外头凶。川下僧房名不中。为遇毒龙生武子。忽逢小鼠寂无穷。以数计之当在汝世。汝益宜护法。及可至邺下说法。人大化之。凡三十四载。一旦遽变节游息。不复择处。或廛或野。虽屠门酒家皆一混之。识者或规曰。师高流岂宜此为。尊者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初邺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讲涅槃经于筦城县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门与人演说。适会正朝众大从于可。辨和之徒亦为之迁。辨和愤之寻。谓其令翟仲侃曰慧可狂邪。颇诳惑人众。此宜治之。仲侃听其言。乃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时世寿一百七岁。士女哀之。共收其遗骸葬于磁州滏阳之东。当隋开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赐谥曰大祖禅师。武德中高僧法琳。闻其风尝为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禅师。莫知其所以然。唯法斯在。非用书志。则安知其道之尊。其为后贤之所企慕如是也。

评曰。唐僧传谓。可遭贼断臂。与予书云曷其异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师乃雪立数宵。断臂无顾。投地碎身。营求开示。然为唐传者与琳同时。琳之说与禅者书合。而宣反之。岂非其采听之未至乎。故其书不足为详。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传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许人也。初以处士见慧可。尊者不称姓名。因问答即有发悟。乃师其出家。可祖器之。谓得法宝。遂为名之。当后周之时。乃受戒于光福寺。戒后归其师。复二载乃得授法。可祖尝规曰。后必有难。汝当远引避之。尊者从其言。遂去隐于舒之皖公山(今所谓山谷山寺者)凡三十余年。其迹寖显。学者知求其道。隋开皇间乃有沙弥曰道信者。一旦来礼其座下。问之曰。乞大师发我解脱法门。尊者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又曰。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即悟。乃愿以弟子礼事之。久之信往求戒于庐陵既还。尊者曰。汝已戒道亦备矣。吾即往之。昔如来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钵。汝皆将之。听吾偈曰。

花种虽因地 从地种花生

若无人下种 花地尽无生

复曰。汝善传之。无使其绝。吾往游罗浮。非久乃还。更二载遂复山谷。月余盛会州人与其说法。已而立化于大树之下。当隋大业丙寅之二年也。是时隋室方乱。未遑塔之。至唐天宝五载。会赵郡李常移官于舒。乃发圹焚之。得舍利立窣堵波于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风疾出家。及居山谷疾虽愈而其元无复黑发。故舒人号为赤头璨。然其奇见异

德。诚不测人也。先是其所居颇多蛇兽为害。及尊者至皆绝。一日有神光遽发其寺。甘露泫于山林。时人怪之。以而相问。尊者曰。此佛法将兴舍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后京国大获舍利。遂颁天下。果置塔于山谷寺。其感效皆此类也。唐明皇谥曰鉴智禅师。塔曰觉寂。其后宰相房琯为其碑。序之甚详。

评曰。璨尊者初虽不自道其姓族乡邑。后之于世复三十余载。岂绝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视房碑曰。大师尝谓道信云有人借问。勿道于我处得法。此明尊者自绝之甚也。至人以物迹为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犹欲遗之。况其姓族乡国。俗间之事肯以为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传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内。后迁于蕲阳之广济县。信生遂为蕲人也。姓司马氏。隋开皇壬子之十二载。以沙弥参见僧璨尊者。即问答悟道。遂北面师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业间。尊者尝南游至庐陵。会贼党曹武卫。以兵围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劝城中人。皆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贼党俄见城堞之上有人不翅千数。皆长丈许。其介胄金色赫赫曜日。贼辈大骇相谓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复北趋乃居蕲之破头山(今所谓双峰山者也)大扬其所得之法。四方学士归之犹日中趋市。正观中太宗。闻其风尝三诏。尊者皆辞不起。又诏。太宗谓使臣曰。今复不从吾命。即取首来。诏至。果逆上意。尊者即引颈待刃。使者还以此奏之。太宗嘉其坚正。慰谕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十载矣。一日往黄梅县。途中遽见一儿好骨目。可七岁许。心奇之。因问曰。尔何姓。对曰。姓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对曰。是佛姓。曰汝没姓耶。对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顾从者曰。此儿非凡之器。后当大兴佛事。遂使持见其父母。道儿应对之异。欲命之出家。父母从之。儿偕僧既还。尊者即为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后乃命曰。昔如来传正法眼转至于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衣钵。汝皆将之。勉其传授无使断绝。听吾偈曰。

花种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缘与信合 当生生不生

复谓忍曰。我昔武德中尝游庐鼻。升其绝顶。见此破头山。其上有紫云如盖。下发白气。横分六道。汝以为何瑞。忍曰。是必和尚已后横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寿七十有二。是时实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后三载其塔户一日忽然自开。而尊者真体俨然若生。大历中。代宗赐谥曰大毉禅师。塔曰慈云。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传

弘忍尊者。蕲阳黄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时。数数有祥光异香发其家。及生性大聪明。有所闻见。无难易者一皆晓之。风骨绝异。有圣人之相。有贤者尝见忍于闾巷。谓人曰。此儿具大人相。所不及如来者七种耳。七岁遇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寻受其法。继居于破头山。而教化益盛。是时天下慕其风学者。不远千里趋之。咸亨中客有号卢居士者。自称慧能。来法会致礼其前。尊者问曰。汝自何来。对曰。岭南来。曰欲求何事。对曰。唯求作佛。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对曰。人有南北佛性岂然。尊者知其异人。佯诃之曰。着槽厂去。慧能即退求处碓所。尽力于臼杵间。虽历日月而未尝告劳。一日尊者以传法时至。乃谓其众曰。正法难解。汝等宜各为一偈以明汝见。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时神秀比丘者号有博学。众方尊为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为众所推。一夕遂作偈。书于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尊者见赏之曰。后世若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勉众诵之。慧能适闻。乃问其诵者曰。此谁所为。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师善之。当得付法。汝岂知乎。能曰。此言虽善而未了。其流辈皆笑以能为妄言。能寻作偈和之。其夕假笔于童子。并秀偈而书之曰。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有尘埃

及尊者见之。默许不即显称。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谁所作。亦未见性。众因是皆不顾能言。中夜尊者遂潜命慧能入室。而告曰。诸佛出世唯为一大事因缘。以其机器有大小。遂从而导之。故有三乘十地顿渐众。说为之教门。独以无上微妙真实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诃迦葉。其后迭传历二十八世至乎达磨祖师。乃以东来。东之益传。适至于我。我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梨衣宝钵皆付于汝。汝善保之无使法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 无情亦无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与其衣钵。作礼问曰。法则闻命。衣钵复传授乎。尊者曰。昔达磨以来自异域。虽传法于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师承。故以衣钵为验。今我宗天下闻之。莫不信者。则此衣钵可止于汝。然正法自汝益广。若必传其衣。恐起诤端。故曰。受衣之

人命若悬丝。汝即行矣。汝宜且隐晦。时而后化。慧能复问曰。今某当往何所。尊者曰。逢怀即止。遇会且藏。慧能禀教即夕去之。此后尊者三日不复说法。其众皆疑。因共请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矣。斯复何言。众复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之。众乃悟卢居士传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亡。此后四载尊者一日忽谓众曰。吾事已毕。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灭。实上元二年乙亥岁也。其世寿七十有四。四众建浮图于黄梅之东山。代宗谥。号曰大满禅师。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

慧能尊者。姓卢氏。其先本籍范阳。父行瑫。武德中谪官新州。乃生能。遂为新兴人也。方三岁而父丧。母不复适人。独养尊者以终其身。然其家贫。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为资。一日至市。逆旅闻客有诵经者。辄问其人曰。此何经耶。客曰。金刚经也。曰君得之于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师出世于黄梅县。尝谓人曰。若持此经。得速见性。我故诵之。尊者喜之。为母备其岁储。因告往求法。去之至韶阳。会居士刘志略者。引尊者为善友。初志略有姑为尼。号无尽藏者。方读涅槃经为业。尊者往听其经。未几欲为尼释之。尼即推经于尊者。尊者曰。汝读我不识文字。尼曰。字犹不识。安解其义。尊者曰。诸佛妙理岂在文字。尼异其语。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乡里。

乡人德之。寻治宝林兰若。请尊者居之。居未几忽自感曰。我始为法寻师。何久滞此。即去宝林稍进至韶之乐昌县。会高行沙门智远尊者。且依其处才十数朝。智远谓尊者曰。观子知识非凡者。趣向吾道固不足相资。黄梅忍禅师方当大法祖。宜汝师也。汝速诣之。若得道南还。无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时年已三十有二。及至东山忍祖默识其法器。初示以言试之。终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归。而东山先进之徒皆不甘相与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于庾岭。尊者即置其衣钵于盘石而自亡草间。慧明举其衣钵不能动。乃呼曰我以法来。非为衣钵。法兄盍出之。遂相见。慧明与之语。慧明即悟。致师礼于尊者而返。乃绐其后之追者曰。其去已远矣。尊者之南还也。晦迹于四会怀集之间。

混一流俗虽四载。而莫有知者。仪凤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于法性寺。会法师印宗于其寺讲涅槃经。初尊者寄室于廊庑间。一夕风起。刹幡飞扬。俄有二僧室外议论。一曰风动。一曰幡动。其问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闻辄出谓二僧曰。可容俗士与议乎。僧曰。请闻子说。尊者乃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二僧翼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异之。即引入室。穷诘其义。尊者益以大理语之。印宗于是益伏。谓尊者曰。居士诚非凡人。师谁其何自而得道勿隐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执弟子礼。请学其法要。遂谓其众曰。此卢居士者。乃肉身菩萨也。印宗

一介凡夫。岂意得与其会。择日乃会耆德比丘。与之释褐落发。又择日严其寺戒坛。

命律师智光为受具戒。其坛盖宋时求那跋摩三藏之经始也。初跋摩记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及梁末真谛三藏临其坛手植二菩提树。亦记之曰。后第四代当有上乘菩萨于此受戒。其说法度人无量。戒已众即请尊者开演东山法门。然跋摩真谛虽素号为得果圣士。至此其人始验。明年尊者思返宝林精舍。乃欲别众即往。印宗与道俗千余人送之韶阳。未几韶之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其时玄儒之士趋而问道者甚众。犹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然其平居众亦不下千数。中宗闻其风。神龙中乃下诏曰。朕延安秀二师问道于宫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禅师者。躬受衣法于忍大师。可当此问。今遣内供奉薛简驰诏命师。宜念之来副朕意。尊者即上书称疾不起。

薛简因问尊者曰。京国禅者每谓。欲得会道必须坐禅。非因禅定而得解脱。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岂在坐耶。经云。若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夫无所从来故不生。亦无所去故不灭。若无生灭即是如来清净之禅。诸法空寂即是如来清净之坐。究竟无得亦无所证。何必坐耶。薛简曰。简归皇帝必有顾问。愿大师示教法要。庶得对扬。然布诸京国。使学者修之。犹以一灯而燃百千灯。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终不尽。尊者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盖相待而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薛简曰。明譬智慧。暗譬烦恼。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烦恼。则无始生死何由而出离。

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儿羊鹿等机。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简曰。何谓大乘见解。尊者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薛简曰。大师所说不生不灭。与夫外道之言何尝异乎。尊者曰。外道之说不生不灭者。盖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岂可同于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简由是发悟。再拜而去归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复诏慰谢。锡衲衣宝帛各有差。敕改宝林为中兴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

复改为法泉寺。以其新州旧居为国恩寺。尊者每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

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不取不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隐清净。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使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此沾洽悉得发生。取吾语者决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证佛果。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谓众曰。吾忝于忍大师处受其法要并之衣钵。今虽说法而不传衣钵者。

盖以汝等信心成熟无有疑者。故不传之。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 普雨悉皆生

顿悟华情已 菩提果自成

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尊者说法度人。至是已四十载。先此尝命建浮图于新州国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复促其倍工疾成。然国恩寺盖其家之旧址也。为塔之意乃欲报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将返新州。汝辈宜理舟楫。其时大众皆哀慕请留。尊者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乃问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师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曰。师之遗教颇有难乎。曰吾灭之后方五六年。必有一人来取吾首。听我偈曰。

头上养亲 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

杨柳为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萨之人自东方来。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蓝。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寻于国恩寺沐浴讫安坐而化。异香酷烈。白虹属地。其时实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当是新韶二郡各务建塔。争迎其真体。久不能决。刺史乃与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烟所向。即得举去。俄而香烟倏发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归塔于曹侯溪之滨。今南华寺是也。其世寿七十有六。前刺史韦据碑之。始尊者入塔时。徒属思其言将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铁鍱固护其项。开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闻塔间有若拽铁索之声。主塔者惊起。遽见一人状类孝子(此当日见一人着缞绖而混。言类孝子者。盖顺乎祖师隐语之意耳)自塔驰出。寻视之其铁鍱护处已有痕迹。遂以贼事闻其州邑。官严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贼。史鞫问。贼自称姓张名净满。本汝州梁县人。适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国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归其国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恶。乃问尊者弟子令瑶禅师。令瑶复

以佛法论。欲吏原之。刺史善瑶之意亦从而恕之。当其时州刺史曰柳无忝。县令曰杨侃。贼曰张净满验其谶语无少差谬。上元中肃宗慕尊者之道。尝诏取其所传衣钵。就内瞻礼。肃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梦尊者请还其衣钵。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诏使臣持还曹溪。宪宗锡谥曰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初大鉴示为负薪之役。混一凡辈。自谓不识文字。及其以道稍显。虽三藏教文俗间书传。引于言论。一一若素练习。发演圣道解释经义。其无碍大辩灏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兴公张九龄方为童。其家人携拜大鉴。大鉴抚其顶曰。此奇童也。必为国器。其先知远见皆若此类。孰谓其不识世俗文字乎。识者曰。此非不识文字也。示不识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语言之所及。盖有所表也。然正法东传。自大鉴益广。承之者皆卓荦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赖之。详此岂真樵者而初学道乎。是乃圣人降迹示出于微者也。其等觉乎妙觉耶。不可得而必知。

评曰。圣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国所归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亲。传者(宋高僧传也)以方三力士共射一坚洛叉。一曰。摩健那。虽中而不破。二曰钵罗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罗延箭。度而复穿他物。非坚洛叉有强弱。盖射势之不同耳。南能可谓那罗延。躬而获赏。其喻近之矣。

传法正宗记卷第七 正宗分家略传上(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鉴禅师。其法益广。师弟子不复一一相传。故后世得各以为家。然承其家之风以为学者。又后世愈繁。然周于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详于传灯广灯二录宋高僧传。吾不复列之此。而书者盖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传起自大鉴。而终于智达。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鉴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瑟多三藏者。一曰韶阳法海者。一曰庐陵志诚者。一曰匾檐山晓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钟陵法达者。一曰寿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彻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广州志道者。一曰广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岳怀让(避讳)者。一曰温州玄觉者。一曰司空山本净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令韬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泽神会者。一曰韶阳只陀者。一曰抚州净安者。一曰嵩山寻禅师者。一曰罗浮定真者。一曰南岳坚固者。一曰制空山道进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缘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现者。一曰南岳梵行者。一曰并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峡山泰祥者。一曰光州法净者。一曰清凉山辩才者。一曰广州吴头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真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昙璀者。一曰韶州刺史韦据者。一曰义兴孙菩萨者。

大鉴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禅师。吉州安域人也。初于大鉴之众最为首冠。大鉴尝谓之曰。从上以衣与法偕传。盖取信于后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来常恐不免于难。今复传之虑起其诤。衣钵宜留镇山门。汝则以法分化一方无使其绝。思寻归其乡邑。居清源山之静居寺。最为学者所归。其法嗣一人。曰南岳石头希迁者。

大鉴之二世。曰南岳怀让禅师。金州人也。初自嵩山安国师法会往参六祖大鉴。大鉴问曰。什么处来。曰嵩山来。大鉴曰。什么物恁么来。让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大鉴曰。还可修证否。让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大鉴曰。秖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罗所谶。盖于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须速说。让即豁然大悟。事大鉴历十五载。寻往南岳居般若精舍。四方学者归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岳常浩者。一曰智达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扬州严峻者。一曰新罗国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东雾法空者。

大鉴之二世。曰罗浮定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灵运者。

大鉴之二世。曰制空山道进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荆州玄觉者。

大鉴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大鉴之二世。曰司空山本净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中使杨光庭者。

大鉴之二世。曰缘素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韶州小道进者。一曰韶州游寂者。

大鉴之二世。曰只陀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州道倩者。

大鉴之二世。曰南杨慧忠国师。越州诸暨人也。姓冉氏。得法于大鉴。寻隐于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凡四十余年不出其山。唐肃宗闻其风。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孙朝进驰诏。及忠至京师。赐肩舆上殿。待以师礼。然忠道力充甚。智辩绝世。虽以道规教帝者。而无所畏忌。沮折邪见辈。虽难问万端。未尝少为之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耽源真应者。一曰邓州香严惟戒者。一曰开府孙知右者。

肃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鉴之二世。曰洛阳荷泽神会禅师。初以沙弥参见大鉴。因问答乃发大慧。戒后会大鉴入灭。北秀之说浸盛。会遂趋京师。以天宝四年独断祖道为南北宗著书曰显宗论。大鉴所传自是遂尊于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人。一曰黄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光宝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怀安郡西隐山进平者。一曰澧阳慧演者。一曰河汤怀

空者。一曰南阳圆震者。一曰宜春广敷者。一曰江陵行觉者。一曰五台山神英者。一曰五台山无名者。一曰南岳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满者。一曰涪州朗禅师者。一曰广陵灵坦者。一曰宁州通隐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尹李常者大鉴之三世。曰南岳石头希迁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荆州天皇道悟者。一曰京兆尸利者。一曰丹霞天然者。一曰潭州招提慧朗者。一曰长沙兴国振朗者。一曰澧州药山惟俨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汾州石楼和尚者。一曰凤翔法门佛陀和尚者。一曰潭州华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巅和尚者。一曰潭州长髭旷禅师者。一曰水空和尚者。一曰宝通者。一曰海陵大辩者。一曰渚泾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诜者。一曰汉州常清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岭和尚者。一曰常州义兴和尚者。

大鉴之三世。曰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姓马氏。其形魁梧有异相。出家初学律范禅定。皆能专之。晚至衡山。会让大师了大法要。寻以其法归天下之学佛者。然当时之王侯大人慕其道者。北面而趋于下风。不可胜数。前祖之谶至是一皆应之。其所出法嗣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大鉴之后世能以法而得人者。一最为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丈惟政者。一曰沩潭法会者。一曰杉山智坚者。一曰沩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一曰石巩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江西北兰让禅师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满者。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郙村自满者。一曰鼎州中邑洪恩者。一曰百丈怀海者。一曰镐英者。一曰崇泰者。一曰玉姥山翛然者。一曰华州策禅师者。一曰澧州智聪者。

一曰云秀山神鉴者。一曰扬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藏者。一曰京兆怀韬者。一曰处州法藏者。一曰河中府怀则者。一曰常州明干者。一曰鄂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怀坦者。一曰潞府元礼者。一曰河中府保庆者。一曰甘泉志贤者。一曰大会山道晤者。一曰潞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觉平者。一曰义兴胜辨者。一曰海陵庆云者。一曰洪州玄虚者。一曰三角山总印者。一曰鲁祖山宝云者。一曰沩潭山常兴者。一曰处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怀晖者。一曰柏岩明哲者。一曰鹅湖大义者。一曰伏牛山自在者。一曰盘山宝积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宝彻者。一曰盐官齐安者。一曰五泄山灵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宽者。一曰湖南如会者。一曰鄂州无等者。一曰归宗智常者。

一曰韶州清贺者。一曰紫阴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炼山神玩者。一曰崛山道圆者。一曰玉台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昙晟者。一曰荆州宝积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汉南良津者。一曰京兆崇禅师者。一曰南岳智周者。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柏岩常彻者。一曰乾元晖禅师者。一曰齐州道岩者。一曰襄州常坚

者。一曰荆南宝正道本者。一曰云水靖宗者。一曰荆州灵湍者。一曰龙牙圆畅者。一曰双岭道方者。一曰罗浮山修广者。一曰岘山定庆者。一曰越州惟献者。一曰光明普满者。一曰汾州无业者。一曰澧州大同广澄者。一曰南泉普愿者。一曰五台邓隐峰者。一曰佛嶼和尚者。

一曰乌臼和尚者。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岭和尚者。一曰齐峰和尚者。一曰大阳和尚者。一曰红螺山和尚者。一曰龟洋无了者。一曰利山和尚者。一曰乳原和尚者。一曰松山和尚者。一曰则川和尚者。一曰西园昙藏者。一曰百灵和尚者。一曰金牛和尚者。一曰洞安和尚者。一曰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曰秀溪和尚者。一曰马头峰神藏者。一曰华林善觉者。一曰水塘和尚者。一曰古寺和尚者。一曰江西椑树和尚者。一曰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曰阳岐甄叔者。一曰蒙溪和尚者。一曰黑涧和尚者。一曰兴平和尚者。一曰逍遥和尚者。一曰福溪和尚者。一曰水老和尚者。一曰浮杯和尚者。一曰龙山和尚者。

一曰居士庞蕴者。一曰天目明觉者。一曰王屋山行明者。一曰京兆智藏者。一曰大阳希项者。一曰昆山定觉者。一曰随州洪山大师者。一曰连州元堤者。一曰泉州慧忠者。一曰安丰山怀空者。一曰罗浮山道行者。一曰庐山法藏者。一曰吕后山宁贲者。

大鉴之三世。曰下回田善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无学者。

大鉴之三世。曰衡州道倩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湖南如宝者。

大鉴之三世。曰耽源山真应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正邃者。

大鉴之三世。曰法如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荆南惟忠者。

大鉴之三世。曰河阳怀空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鉴之三世。曰乌牙山圆震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吴头陀者。一曰四面山法智者。

大鉴之三世。曰五台山无名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五台山华严澄观者。

大鉴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义俯者。

大鉴之四世。曰邓州丹霞山天然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京兆翠微无学者。一曰丹霞义安者。一曰吉州性空者。一曰本童和尚者。一曰米仓和尚者。一曰扬州六合大隐者。一曰丹霞慧勤者。

大鉴之四世。曰药山惟俨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道吾圆智者。一曰云岩昙晟者。一曰华亭船子德诚者。一曰宣州椑树慧省者。一曰药山高沙弥者。一曰鄂州百颜明哲者。一曰郢州泾源光宓者。一曰药山夔禅师者。一曰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潭州长髭旷禅即。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石室善道者。

大鉴之四世。曰潮州大巅和尚。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漳州三平山义忠者。一曰茱山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仙天和尚者。一曰福州普光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虔州处微者。一曰鸡林道义者。一曰新罗国慧禅师者。一曰新罗国洪直者。

大鉴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寿州良遂者。一曰新罗无染者。

大鉴之四世。曰湖南东寺如会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茱山慧超者。一曰舒州景诸者。一曰庄严寺光肇者。一曰潭州幕辅山昭禅师者。

大鉴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怀晖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曰京兆弘辩者。一曰龟山智真者。一曰鼎州怀政者。一曰金州操禅师者。一曰鼎州古堤和尚者。一曰河中府公畿和尚者。一曰柏林闲云者。一曰宣州玄哲者。一曰河中府宝坚者。一曰西京道志者。一曰绛州神祐者。一曰西京智藏者。一曰许州无迹者。一曰寿山惟肃者。一曰新罗玄昱者。一曰新罗觉体者。

大鉴之四世。曰杭州盐官齐安禅师。其所出法嗣八人。其一曰襄州关南道常者。一曰洪州双岭玄真者。一曰径山鉴宗者。一曰白云昙靖者。一曰潞府文举者。一曰新罗品日者。一曰寿州建宗者。唐宣宗皇帝。

大鉴之四世。曰婺州五泄山灵默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福州龟山正原者。一曰甘泉寺晓方者。一曰甘泉寺元遂者。一曰明州栖心寺藏奂者。

大鉴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满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鉴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其一曰新罗国迦智者。一曰杭州天龙和尚者。一曰新罗国忠彦者。

大鉴之四世。曰荆州永泰寺灵湍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其一曰湖南上林成虚者。一曰五台秘魔和尚者。一曰湖南祇林和尚者。一曰吕后山文质者。一曰苏州法河者。

大鉴之四世。曰幽州盘山宝积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镇府普化和尚者。一曰镇州上方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京兆兴善寺惟宽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京兆法智者。一曰京兆慧建者。一曰京兆无表者。一曰京兆元净者。一曰京兆慧光者。一曰京兆义宗者。

大鉴之四世。曰云水靖宗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华州小马神照者。一曰华州道圆者。

大鉴之四世。曰潭州龙牙山圆暅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嘉禾藏廙者。一曰羊肠藏枢者。

大鉴之四世。曰汾州无业大达国师。其所出法嗣二人。其一曰镇州常正者。一曰镇州奉先义禅师者。

大鉴之四世。曰庐山归宗寺法常(或作智常)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福州芙蓉山灵训者。一曰汉南谷城县高亭和尚者。一曰新罗大茅和尚者。一曰五台山智通者。一曰洪州高安大愚者。一曰江州刺史李渤者。

大鉴之四世。曰鲁祖山宝云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云水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山南道节度使干迪者。

大鉴之四世。曰华严寺智岩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黄州齐安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怀海禅师。福州长乐人也。初参道一禅师于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四方学士莫不归之。然海师尤有远识。尝以禅者所会。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于经律之规。法遗于后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人。一曰沩山灵祐者。一曰黄檗希运者。一曰大慈山寰中者。一曰天台普岸者。一曰石霜性空者。一曰筠州常观者。一曰福州大安者。一曰古灵神赞者。一曰广州通禅师者。一曰江州云龙(或作龙云)台禅师者。一曰洛京卫国道禅师者。一曰镇州万岁和尚者。一曰洪州东山和尚者。一曰高安无畏者。一曰东岩道旷者。一曰刑州素禅师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吉。本者。一曰小乘山慧深者。一曰扬州昭一者。一曰罗浮鉴深者。一曰洪州九仙山梵云者。一曰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曰庐山操禅师者。一曰越州契真者。一曰筠州包山天性者。一曰大梅山彼岸者。一曰辽山藏术者。一曰只阇山道方者。一曰清田和尚者。一曰大于和尚者。

大鉴之四世。曰荆南惟忠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道圆者。一曰益州如一者。一曰庐山东林雅禅师者。一曰奉国臣照者。

大鉴之四世。曰吴头陀。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玄固者。

大鉴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愿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长沙景岑者。一曰白马昙照者。一曰终南山师祖者。一曰香严义端者。一曰赵州从谂者。一曰池州灵鹫闲禅师者。一曰茱萸山和尚者。一曰子湖利踪者。一曰嵩山和尚者。一曰日子和尚者。一曰苏州西禅和尚者。一曰池州白衣甘贽者。一曰资山存制者。一曰江陵道弘者。一曰宣州玄极者。一曰新罗道均者。一曰宣州刺史陆亘者。

大鉴之四世。曰荆州天皇道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龙潭崇信者。

大鉴之五世。曰澧州龙潭崇信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鉴者。一曰沩潭宝峰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赵州东院从谂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洪州严阳尊者。一曰扬州慧觉者。一曰陇州奉禅师者。一曰婺州从朗者。一曰婺州新建禅师者。一曰杭州多福和尚者。一曰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曰麻谷和尚者。一曰观音定鄂者。一曰宣州茗萍和尚者。一曰太原免道者。一曰幽州燕王者。一曰镇州赵王者。

大鉴之五世。曰衢州子湖岩利踪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台州胜光和尚者。一曰漳州浮石和尚者。一曰紫桐和尚者。一曰日容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鄂州茱萸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石梯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长沙景岑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雪窦常通者。一曰婺州严灵者。

大鉴之五世。曰白马昙照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晋州霍山无名者。

大鉴之五世。曰吉州性空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歙州务源和尚者。一曰枣山光仁者。

大鉴之五世。曰京兆翠微无学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曰投子山大同者。一曰湖州道场如讷者。一曰建州白云约禅师者。一曰伏牛山元通者。

大鉴之五世。曰潭州道吾山圆智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石霜庆诸者。一曰渐源仲兴者。一曰禄清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潭州云岩昙晟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曰涿州杏山鉴洪者。一曰潭州神山僧密者。一曰幽溪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华亭船子德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夹山善会者。

大鉴之五世。曰襄州关南道常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关南道吾者。一曰漳州罗汉者。

大鉴之五世。曰杭州径山鉴宗大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天童咸启者。一曰背山行真者。一曰杭州大慈山行满者。

大鉴之五世。曰天龙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婺州俱胝和尚者。一曰新罗彦忠者。

大鉴之五世。曰高安大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鉴之五世。曰新罗洪直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兴德大王者。一曰宣康太子者。

大鉴之五世。曰许州无迹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遂者。

大鉴之五世。曰小马神照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缙云郡有缘者。

大鉴之五世。曰福州长庆院大安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大随法真者。一曰灵树如敏者。一曰福州寿山师解者。一曰饶州峣山和尚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州浮江和尚者。一曰潞州渌水和尚者。一曰广州圆(或作圆明)禅师者。一曰温州灵阳禅师者。一曰洪州纸衣和尚者。

大鉴之五世。曰洪州黄蘗山希运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临济义玄者。一曰睦州陈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顷山楚南者。一曰福州乌石山灵观者。一曰杭州罗汉宗彻者。一曰魏府大觉者。一曰相国裴休者。一曰扬州德元者。一曰土门赞禅师。者一曰襄州政禅师者。一曰吴门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超禅师者。一曰苏州宪禅师者。

大鉴之五世。曰潭州沩山灵祐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严智闲者。一曰延庆法端者。一曰径山洪諿者。一曰灵云志勤者。一曰益州应天和尚者。一曰九峰慈慧者。一曰京兆米和尚者。一曰晋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侍者。一曰长延圆鉴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方者。一曰沩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顺者。一曰兴元府崇皓者。一曰鄂州全谂者。一曰嵩山神剑者。一曰许州弘进者。一曰余杭文立者。一曰越州光相者。一曰苏州文约者。一曰上元智满者。一曰金州法朗者。一曰鄂州超达者。一曰白粗从约者。一曰西堂复禅师者。一曰温州灵空者。一曰大沩简禅师者。一曰荆南智朗者。一曰沩山普润者。一曰沩山法真者。一曰黑山和尚者。一曰滁州神英者。一曰石(或无石字)霜山和尚者。一曰南源和尚者。一曰沩山冲逸者。一曰沩山彦禅师者。一曰三角法遇者。一曰邓州志诠者。一曰荆州弘圭者。一曰岩背道旷者。

大鉴之五世。曰遂州道圆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终南山圭峰宗密者。

大鉴之五世。曰奉国神照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镇州常一者。一曰滑州智远者。一曰鹿台玄邃者。

大鉴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云居道膺者。一曰抚州本寂者。一曰洞山道全者。一曰龙牙居遁者。一曰京兆休静者。一曰京兆蚬子和尚者。一曰筠州普满者。一曰台州道幽者。一曰洞山师庆者。一曰洛京遁儒者。一曰越州干峰和尚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尚者。一曰天童咸启者。一曰潭州宝盖山和尚者。一曰益州通禅师者。一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抚州疏山光仁者。一曰澧州钦山文邃者。一曰天童义禅师者。一曰太原方禅师者。一曰新罗金藏和尚者。一曰益州白禅师者。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尚者。一曰邵州西湖和尚者。一曰青阳通玄和尚者。

大鉴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鉴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岩头全豁者。一曰雪峰义存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瓦官者。一曰高亭个禅师者。一曰洪州资国和尚者。一曰德山绍奭者。一曰凤翔府无垢者。一曰益州双流尉迟者。

大鉴之六世。曰睦州陈尊宿。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睦州刺史陈操者。一曰严陵钓台和尚者。

大鉴之六世。曰镇州临济义玄禅师。曹州南华人也。姓邢氏。少有远志。戒后即务学宗乘。及往黄檗法会。其上座僧初劝禅师。问法于黄檗曰。如何是祖师西来的的意。黄檗便打。禅师凡三问。黄檗皆三打之。师以此乃告辞其上座僧。上座遂谓黄檗曰。义玄虽后生可教。若辞去师宜多方接之。明日义玄果辞黄檗遂谓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问曰。什处来。玄曰。黄檗来。大愚曰。黄檗有何言教。言义玄尝三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为其三度打之。不知过在何处。大愚曰黄檗恁么老婆。为汝得彻困。犹觅过在。玄于是大悟曰。元来佛法也无多子。大愚遽搦玄曰。汝适来道我不会。而今又道无多子。是多少来是多少来。玄遂挥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开玄曰。汝师黄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黄檗。黄檗问曰。汝回何速。玄曰。秖为老婆心切。黄檗曰。大愚遮老汉待见与打一顿。玄曰。说什么待见即今便打。遂鼓黄檗。一掌。黄檗。吟吟大笑。禅师后乃还赵。赵人慕之。遂命居临济。学者闻风皆不远归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鄂州灌溪志闲者。一曰幽州谭空者。一曰镇州宝寿沼和尚者。一曰镇州三圣慧然者。一曰魏府存奖者。一曰定州善崔者。一曰镇州万岁和尚者。一曰云山和尚者。一曰桐峰庵主者。一曰杉洋庵主者。一曰涿州纸衣和尚者。一曰虎溪庵主者。一曰覆盆庵主者。一曰襄州历村和尚者。一曰沧州米仓和尚者。一曰齐耸者。一曰涿州秀禅师者。一曰善权彻禅师者。一曰金沙禅师者。一曰允诚禅师者。一曰新罗智异山和尚者。一曰魏府大觉者。一曰定上座者。一曰鼐上座者。

大鉴之六世。曰魏府大觉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庐州大觉者。一曰庐州澄心旻德者。一曰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曰宋州法华和尚者。

大鉴之六世。曰圭峰宗密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圭峰温禅师者。一曰慈恩太恭者。一曰兴善太锡者。一曰万乘宗禅师者。一曰瑞圣觉禅师者。一曰化度仁瑜者。

大鉴之六世。曰鹿台玄邃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龙兴念禅师者。

大鉴之六世。曰滑州智远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彭门审用者。一曰圆绍者。一曰上方真禅师者。一曰东京法志者。

大鉴之六世。曰扬州光孝院慧觉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升州长庆道巘者。

大鉴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仰山光穆者。一曰晋州景通者。一曰杭州龙泉文喜者。一曰新罗顺支者。一曰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曰仰山东塔和尚者。一曰洪州观音常蠲者。一曰福州东禅慧茂者。一曰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曰处州遂昌者。

大鉴之六世。曰邓州香严智闲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二人。一曰吉州止观者。一曰寿州绍宗者。一曰襄州延庆法端者。一曰益州无染者。一曰益州长平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演教大师者。一曰安州清干者。一曰终南山丰德寺和尚者一曰均州武当山晖禅师者。一曰江州双溪田道者。一曰益州照觉和尚者。一曰睦州东禅和尚者。

大鉴之六世。曰福州双峰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双峰古禅师者。

大鉴之六世。曰杭州径山洪諲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洪州米岭和尚者。一曰庐州寂禅师者。一曰临川义直者。一曰杭州功臣令道者。

大鉴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温禅师者。一曰福州牛头微禅师者。一曰西川香山澄照者。一曰陕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濠州思明者。一曰凤翔招福者。一曰兴元中梁山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隐和尚者。一曰安州九嵕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盘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九嵕山敬慧者。一曰东京观音岩俊者。一曰桂阳龙福真禅师者。

大鉴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令遵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蕲州三角山令圭者。

大鉴之六世。曰潭州石霜庆诸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南际山僧一者。一曰大光山居诲者。一曰庐山怀祐者。一曰九峰道虔者。一曰涌泉景欣者。一曰云盖山志元者。一曰藏禅师者。一曰福州洪荐者。一曰德山慧空者。一曰吉州崇恩者。一曰石霜辉禅师。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潭州伏和尚者。一曰鹿苑晖禅师者。一曰宝盖

约禅师者。一曰云门海晏者。一曰湖南文殊和尚者。一曰石柱和尚者。一曰中云盖和尚者。一曰河中存寿者。一曰南岳玄泰者。一曰杭州敬禅师者。一曰潞府宗海者。一曰新罗钦忠者。一曰新罗行寂者。一曰洪州鹿源和尚者。一曰大阳山和尚者。一曰滑州观音和尚者。一曰郓州正觉和尚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许州庆寿和尚者。一曰镇州万岁和尚者。一曰镇州灵寿和尚者。一曰镇州洪济和尚者。一曰吉州简之者。一曰大梁洪方者。一曰邛州守闲者。一曰新罗朗禅师者。一曰新罗清灵者。一曰汾州爽禅师者。一曰余杭通禅师者。

大鉴之六世。曰澧州夹山善会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二人。一曰乐普山元安者。一曰洪州令超者。一曰郓州四禅和尚者。一曰江西怀忠者。一曰盘龙可文者。一曰抚州月轮者。一曰洛京寰普者。一曰太原海湖和尚者。一曰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曰凤翔府幽禅师者。一曰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曰韶州昙普者。一曰吉州仙居山和尚者。一曰太原端禅师者。一曰洪州延庆和尚者。一曰越州越峰和尚者。一曰鼎州只阁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栖穆和尚者。一曰嵩山全禅师者。一曰益州夹山院和尚者。一曰西京云岩和尚者。一曰安福延庆休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灌溪志闲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池州鲁祖山教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魏府兴化存奖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汝州宝应和尚者。一曰天钵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镇州宝寿沼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曰西院第二世宝寿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涿州纸衣和尚。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镇州谭空者。

大鉴之七世。曰镇州三圣慧然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镇州大悲和尚者。一曰淄州水陆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鉴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诲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潭州有缘者。一曰龙兴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龙山第一世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龙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京兆白云善藏者。一曰潭州伏龙山第三世和尚者。一曰陕府龙陵山和尚者。一曰大光山玄禅师者。一曰漳州藤霞和尚者。一曰宋州净觉和尚者。一曰华州证和尚者。一曰鄂州永寿和尚者。一曰鄂州灵竹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筠州九峰道虔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新罗清院和尚者。一曰洪州渤潭神党者。一曰吉州行修者。一曰洪州明禅师者。一曰吉州嵇和尚者。一曰

洪州延茂和尚者。一曰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曰洪州渤潭悟禅师者。一曰吉州禾山无殷者。一曰渤潭牟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绍禅师者。

大鉴之七世。曰潭州云盖山志元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云盖山志罕禅师者。一曰新罗卧龙和尚者。一曰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新罗瑞岩和尚者。一曰新罗泊严和尚者。一曰新罗大岭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潭州中云盖山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云盖山景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河中府栖岩存寿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德者。

大鉴之七世。曰洪州云居山道膺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曰杭州佛日和尚者。一曰苏州永光院真禅师者。一曰洪州同安丕禅师者。一曰归宗澹权者。一曰池州广济和尚者。一曰潭州水西南台和尚者。一曰歙州朱溪谦禅师者。一曰杨州丰化和尚者。一曰云居山道简者。一曰归宗怀恽者。一曰洪州大善慧海者。一曰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南岳南台和尚者。一曰云居山昌禅师者。一曰池州嵇山章禅师者。一曰晋州大梵和尚者。一曰新罗云柱和尚者。一曰云居山怀岳者。一曰羚珏和尚者。一曰潭州龙兴寺悟空者。一曰建州白云臧禅师者。一曰潭州幕辅山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山玮禅师者。一曰庐州冶父山和尚者。一曰南岳法志者。一曰新罗庆猷者。一曰新罗慧禅师者。一曰洪州凤栖山慧志者。

大鉴之七世。曰抚州曹山本寂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曰抚州荷玉光慧者。一曰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曰衡州育王山弘通者。一曰抚州金峰从志者。一曰襄州鹿门处真者。一曰抚州曹山慧霞者。一曰衡州华光范禅师者。一曰处州广刹容禅师者。一曰泉州小溪院行传者。一曰西川布水岩和尚者。一曰蜀川西禅和尚者。一曰华州草庵法义者。一曰韶州华严和尚者。一曰庐山罗汉池隆山主者。

大鉴之七世。曰潭州龙牙山居遁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报慈藏屿者。一曰襄州含珠山审哲者。一曰凤翔白马弘寂者。一曰抚州崇寿院道钦者。一曰楚州观音院斌禅师者。

大鉴之七世。曰京兆华严寺体静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凤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饶州北禅院惟直者。一曰潍州化城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筠州九峰普满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洪州同安威禅师者。

大鉴之七世。曰青林师虔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龙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门寺献禅师者。一曰襄州广德和尚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襄州延庆通性者。

大鉴之七世。曰洛京白马遁儒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兴元府青剉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京兆重云智晖者。一曰杭州瑞龙幼璋者。

大鉴之七世。曰抚州疏山康仁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人。一曰疏山第二世证禅师者。一曰洪州百丈安禅师者。一曰筠州黄檗慧禅师者。一曰随城山护国守澄者。一曰洛京灵泉归仁者。一曰延州延庆奉璘者。一曰安州大安山省。禅师者。一曰洪州百丈超禅师者。一曰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曰常州正勤院蕴禅师者。一曰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三相和尚者。一曰筠州五峰山行继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华州西溪道泰者。一曰抚州疏山和尚者(亡其世数)。一曰筠州黄檗山令约者。一曰扬州祥光远禅师者。一曰安州大安山传性者。一曰筠州黄檗嬴禅师者。

大鉴之七世。曰澧州钦山文邃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蓝自古者。一曰澧州太守雷满者。

大鉴之七世。曰乐普山元安禅师。其所出法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静者。一曰蕲州乌牙山彦宾者。一曰凤翔府青峰传楚者。一曰邓州中度和尚者。一曰嘉州洞溪和尚者。一曰京兆卧龙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慧通者一。曰京兆盘龙和尚者。一曰单州东禅和尚者。一曰鄜州善雅者。

大鉴之七世。曰江西逍遥山怀忠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师巍者。一曰京兆白云无休者。

大鉴之七世。曰袁州盘龙山可文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江州庐山永安净悟者。一曰袁州木平山善道者。一曰陕府龙溪和尚者。一曰桂阳志通者。一曰庐州寿昌净寂者。

大鉴之七世。曰抚州黄山月轮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洛京韶山寰普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大岩白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洪州上蓝令超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河东北院简禅师者。一曰洪州南平王钟传者。

大鉴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全付者。一曰郢州芭蕉慧清者。一曰韶州黄连山义初者。一曰韶州慧林鸿究者。一曰洪州黄龙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资福如宝者。

大鉴之七世。曰鄂州岩头全豁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台州师彦者。一曰怀州彦禅师者。一曰吉州慧宗者。一曰福州道闲者。一曰福州从范者。一曰福州严禅师者。一曰洪州海一者。一曰信州韶和尚者。一曰洪州讷和尚者。

大鉴之七世曰洪州感。潭资国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圆者。

大鉴之七世。曰金陵道巇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金陵广化处微者。

大鉴之七世。曰福州雪峰义存禅师。其所出法嗣五十六人。一曰玄沙师备者。一曰福州慧棱者。一曰福州玄通者。一曰杭州道怱者。一曰福州长生山皎然者。一曰鹅湖山智孚者。一曰漳州报恩怀岳者。一曰杭州西兴化度者。一曰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曰漳州隆寿绍卿者。一曰福州仙宗行瑫者。一曰福州莲华山从弇者。一曰杭州龙华寺灵照者。一曰明州翠岩令参者。一曰福州弘瑫者。一曰潭州云盖山归本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曰越州洞岩可休者。一曰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曰杭州龙井通禅师者。一曰漳州保福从展者。一曰泉州瑞龙道溥者。一曰杭州龙兴寺宗靖者。一曰福州南禅契璠者。一曰越州越山师鼐者。一曰南岳金轮可观者。一曰泉州福清玄讷者。一曰韶州云门文偃者。一曰衢州南台仁禅师者。一曰泉州东禅和尚者。一曰余杭大钱从袭者。一曰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龙山守讷者。一曰建州梦笔和尚者。一曰福州古田极乐院允倧者。一曰福州芙蓉山如体者。一曰洛京憩鹤山和尚者。一曰潭州沩山栖禅师者。一曰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曰益州普通山普明者。一曰随州双泉梁家庵永禅师者。一曰漳州保福超悟者。一曰太原孚上座者。一曰南岳惟劲者。一曰台州十相审超者。一曰江州庐山讷禅师者。一曰新罗国大无为禅师者。一曰潞州玄晖者。一曰湖州清净和尚者。一曰益州永安雪峰和尚者。一曰庐仙德明禅师者。一曰抚州明水怀忠者。一曰益州怀杲(或作果)者。一曰杭州耳相行修者。一曰嵩山安德者。

大鉴之八世。曰汝州南院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汝州风穴延沼者。

大鉴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兴阳归静者。

传法正宗记卷第八 正宗分家略传下

大鉴之八世。曰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苏州嘉兴人也。姓张氏。天性颖悟。幼不类常童。出家得戒。学经律论未几皆通。及参访善知识。一见睦州陈尊宿。大达宗旨。寻印可于雪峰存禅师。自是匿曜一混于众。因南游至韶阳灵树敏禅师法会。敏异人也。号能悬知。见偃特相器重。遂命为众之第一座。及逝因遗书荐于广主刘氏。命禅师继领其所居。其后刘氏复治云门大伽蓝。迁偃居之。其声遂大闻。四方学者归之如水趋下。然其风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尚之号为云门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曰韶州白云祥和尚者。一曰德山缘密者。一曰潭州南台道遵者。一曰韶州双峰竟钦者。一曰韶州资福和尚者。一曰广州广云元禅师者。一曰广州龙境伦禅师者。一曰韶州云门爽禅师者。一曰韶州白云闻禅师者。一曰韶州披云智寂者。一曰韶州净法章和尚者。一曰韶州温门山满禅师者。一曰岳州巴陵颢鉴者。一曰连州地藏慧慈者。一曰英州大容諲和尚者。一曰广州罗山崇禅师者。一曰韶州云门宝禅师者。一曰郢州临溪竟脱者。一曰广州华严慧禅师者。一曰韶州舜峰韶和尚者。一曰英州观音和尚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随州双泉师宽者。一曰韶州云门煦和尚者。一曰益州香林澄远者。一曰南岳般若启柔者。一曰筠州黄蘗法济者。一曰襄州洞山守初者。一曰信州康国耀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丰禅师者。一曰颖罗汉匡果者。一曰鼎州沧溪璘和尚者。一曰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曰蕲州北禅寂和尚者。一曰渤潭道谦者。一曰庐州南天王永平者。一曰湖南永安朗禅师者。一曰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曰金陵清凉明禅师者。一曰金陵奉先深禅师者。一曰西川青城乘和尚者。一曰潞府妙胜臻禅师者。一曰兴元普通封和尚者。一曰韶州灯峰和尚者。一曰韶州大梵圆和尚者。一曰澧州药山圆和尚者。一曰信州鹅湖云震和尚者。一曰庐山开先清耀者。一曰襄州奉国清海者。一曰韶州慈光和尚者。一曰潭州保安师密者。一曰洪州云居山融禅师者。一曰衡州大圣寺守贤者。一曰庐州北天王徽禅师者。一曰郢州芭蕉山弘义者。一曰眉州福化院光禅师者。一曰庐州东天王广慈者。一曰信州西禅钦禅师者。一曰江州广云真禅师者。一曰韶州双峰慧真者。一曰云门山法球者。一曰韶州广悟者。一曰韶州长乐山政禅师者。一曰韶州佛陀山远禅师者。一曰韶州鹫峰山韶禅师者。一曰韶州净源山真禅师者。一曰韶州月华山禅师者。一曰韶州双峰真禅师者。一曰随州双泉山郁禅师者。一曰慈云山深禅师者。一曰庐州化城鉴禅师者。一曰庐山护国禅师者。一曰庐山庆云禅师者。一曰岳州永福朗禅师者。一曰郢州赵横山禅师者。一曰郢州纂子山庵主者。一曰庐州南天三海禅师者。一曰桂州觉华普照者。一曰益州铁幢觉禅师者。一曰新州延长山禅师者。一曰黄龙山禅师者。一曰眉州西禅光禅师者。一曰蕲州北禅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禅师者。一曰韶州龙光山禅师者。一曰观州水精院宫禅师者。一曰隋州智门山法觐者。一曰云门山朗上座者。

大鉴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备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罗汉院桂琛者。一曰福州安国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龙重机者。一曰福州仙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国泰瑶禅师者。一曰衡岳南台诚禅师者。一曰福州白龙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峰冲奥者。一曰泉州睦龙和尚者。一曰天台云峰光绪者。一曰福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兴和尚者。一曰天台国清师静者。

大鉴之八世。曰福州长庆棱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庆道匡者。一曰杭州龙华彦球者。一曰杭州保安连禅师者。一曰福州报慈光云者。一曰庐山开先绍宗者。一曰婺州报恩宝资者。一曰杭州倾心法瑶者。一曰福州水陆供俨者。一曰杭州广严咸泽者。一曰福州报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长庆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静禅师者。一曰处州翠峰从欣者。一曰福州枕峰青换者。一曰福州东禅契讷者。一曰福州长庆弘辩者。一曰福州东禅可隆者。一曰福州仙宗守玭者。一曰抚州永安怀烈者。一曰福州闽山令含者。一曰新罗龟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龙须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静者。一曰襄州鹫岭明远者。一曰杭州报慈从瑰者。一曰杭州龙华契盈者。

大鉴之八世。曰杭州龙册寺道怱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师讷者。一曰衢州南禅遇缘者。一曰复州资福智远者。一曰筠州洞山龟端者。一曰温州景丰者。

大鉴之八世。曰信州鹅湖智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进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漳州报恩怀岳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妙济师浩者。

大鉴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仪者。一曰建州白云智作者。一曰福州鼓山智严者。一曰福州龙山智嵩者。一曰泉州凤凰山强禅师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曰福州鼓山清谔者。一曰金陵净德冲煦者。一曰金陵报恩院清护者。

大鉴之八世。曰杭州龙华寺灵照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岩师进者。一曰台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云龙归禅师者。一曰杭州功臣道闲者。一曰衢州镇境遇缘者。一曰福州报国照禅师者。一曰台州白云乃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明州翠岩令参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龙册寺子兴者。一曰温州佛嶼知默者。

大鉴之八世。曰福州安国弘瑫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师贵者。一曰福州罗山义聪者。一曰福州安国从贵者。一曰福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彦端者。一曰福州林阳志端者。一曰福州兴圣满禅师者。一曰福州仙宗明禅师者。一曰福州安国祥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从展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庆省僜者。一曰漳州保福可俦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报慈文钦者。一曰泉州万安清运者。一曰福州报恩熙禅师者。一曰泉州凤凰山从琛者。一曰福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一曰漳州报恩院行崇者。一曰潭州岳麓和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禅师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稳者。一曰潭州延寿慧轮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禅师者。一曰福州升山柔禅师者。一曰福州枕峰和尚者。一曰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鹫岭和尚者。一曰睦州敬连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南岳金轮观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岳后金轮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泉州睡龙山道溥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鉴之八世。曰随州双泉山永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广州大通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台州瑞岩师彦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南岳横龙和尚者。一曰温州瑞峰神录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怀州玄泉彦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黄龙诲机者。一曰洛京柏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龙和尚者。一曰怀州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胜玄密者。

大鉴之八世。曰福州罗山道闲禅师。其所出法嗣十九人。一曰洪州大宁隐微者。一曰婺州明招德谦者。一曰衡州华光范禅师者。一曰福州罗山招孜者。一曰西川慧禅师者。一曰建州白云令弇者。一曰处州。天竺义证者。一曰吉州清平惟旷者。一曰婺州金柱义昭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尚者。一曰湖南道吾山从盛者。一曰福州罗山义因者。一曰灌州灵岩和尚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尚者。一曰福州兴圣重满者。一曰潭州宝应清进者。一曰汉州绵竹县定慧者。一曰潭州龙会山鉴禅师者。一曰安州穆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圆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龙山智洪者。一曰襄州白马山行靄者。一曰郢州大阳山行冲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怀楚者。一曰四祖山清皎者。一曰蕲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晋州兴教师普者。一曰蕲州三角山真鉴者。一曰郢州兴阳和尚者。一曰郴州东禅玄偕者。一曰新罗国慧云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谔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彦宾者。

大鉴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鸿究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韶州灵瑞者。

大鉴之八世。曰郢州芭蕉山慧清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郢州兴阳清让者。一曰洪州幽谷法满者。一曰郢州兴阳义深者。一曰芭蕉二世住遇者。

大鉴之八世。曰吉州资福如实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资福真邃者。一曰吉州福寿和尚者。一曰潭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州报悲德韶者。

大鉴之八世。曰汝州风穴延沼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汝州广慧真禅师者。一曰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曰凤翔长兴和尚者。一曰潭州灵泉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澧州药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潭州云盖山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洪州凤栖山同安常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鉴之八世。曰吉州禾山无殷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庐山永安慧度者。一曰抚州曹山义崇者。一曰吉州禾山契云者。一曰漳州保福和尚者。一曰洪州翠岩师阴者。

大鉴之八世。曰潭州云盖山景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衡岳南台藏禅师者。一曰幽州拓水从实者。一曰云盖山澄觉者。

大鉴之八世。曰庐山归宗寺澹权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鄂州黄龙蕴和尚者。一曰寿州洎山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归宗怀恽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归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曰归宗岩密者。

大鉴之八世。曰池州嵇山章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田随州双泉山道虔者。

大鉴之八世。曰洪州云居山怀岳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扬州风化院令崇者。一曰澧州药山忠彦者。一曰梓州龙泉和尚者。一曰云居住缘者。一曰云居住满者。

大鉴之八世。曰抚州荷玉山光慧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筠州洞山道延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蓝庆禅师者。一曰洞山敏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抚州金峰从志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宁神降者。一曰澧州药山彦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襄州鹿门山处真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真者。一曰鹿门第二世谭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隐智静者。一曰庐山佛手岩行因者。一曰襄州灵溪山明禅师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真上座者。

大鉴之八世。曰抚州曹山慧霞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嘉州东汀和尚者。一曰雄州华严正慧者。一曰泉州招庆院坚上座者。

大鉴之八世。曰华州草庵法义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泉州龟洋慧忠者。

大鉴之八世。曰潭州报慈藏屿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益州圣兴存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审哲禅师。其所出法嗣六八。一曰洋州龙穴山和尚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庆归晓者。一曰襄州含珠山真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禅师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凤翔府紫陵匡一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并州庆福道隐者。一曰紫陵第二世微禅师者。一曰兴元府大浪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洪州同安威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陈州石镜和尚者。一曰中同安志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襄州石门山献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石门山第二出慧彻者。

大鉴之八世。曰襄州广德义和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广德第二世延和尚者。一曰荆州上泉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邓州罗纹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杭州瑞龙院幼璋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鉴之八世。曰随州护国守澄禅师。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随州智门守钦者。一曰护国第二世知远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颍州荐福院思禅师者。一曰潭州延寿和尚者。一曰护国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炉峰琼和尚者。一曰京兆盘龙山满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静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鉴之八世。曰蕲州乌牙山彦宾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兴古者。一曰蕲州乌牙山行朗者。一曰虢州卢氏常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凤翔府青峰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西川灵龛和尚者。一曰京兆紫阁山端己者。一曰房州开山怀昼者。一曰幽州传法和尚者。一曰益州净众归信者。一曰青峰第二世清勉者。一曰凤翔府长平山满禅师者。

大鉴之八世。曰祥州大岩白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邛州碧云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汾州善昭者。一曰襄州谷隐蕴聪者。一曰并州承天智嵩者。一曰汝州广惠元琏者。一曰汝州叶县归省者。一曰智门空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漳州罗汉院桂琛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金陵清凉文益者。一曰襄州清溪洪进者。一曰金陵清凉休复者。一曰抚州龙济绍修者。一曰杭州天龙寺秀禅师者。一曰潞州延庆传殷者。一曰衡岳南台守安者。

大鉴之九世。曰福州仙宗契符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福州仙宗洞明者一。曰泉州福清行钦者。

大鉴之九世。曰杭州天龙重机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丽云岳令光者。

大鉴之九世。曰婺州泰瑶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婺州齐云宝胜者。

大鉴之九世。曰福州升山白龙道希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广平玄旨者。一曰福州白龙清慕者。一曰福州灵峰志恩者。一曰福州东禅玄亮者。一曰漳州报劬玄应者。

大鉴之九世。曰泉州招庆法因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泉州报恩宗显者。一曰金陵龙光澄忙者。一曰永兴北院可休者。一曰郴州太平清海者。一曰连州慈云慧深者。一曰郢州兴阳道钦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鉴之九世。曰婺州报恩宝资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处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处州翠峰欣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处州报恩守真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鹫岭明远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襄州鹫岭第二世通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杭州龙华彦球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俦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寿无逸者。

大鉴之九世。曰潭州延寿寺慧轮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庐山归宗道诠者。一曰潭州龙兴裕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韶州白云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大历和尚者。一曰连州宝华和尚者。一曰韶州月华和尚者。一曰南雄州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乐净含匡者。一曰韶州后白云福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缘密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裘者。一曰澧州药山可琼者。一曰南岳勤禅师者。一曰文殊应真者。一曰德山柔禅师者。一曰鼎州德山绍晏者。一曰鼎州宽禅师者。一曰鼎州道禅师者。一曰巴陵普禅师者。一曰郴州乾明自兴者。一曰渝州进云山禅师者。一曰岳州干普禅师者。一曰兴元府崇禅师者。一曰鄂州黄龙志愿者。一曰峨嵋山承璟者。一曰益州东禅秀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远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永康军罗汉和尚者。一曰复州崇胜光祚者。一曰永康军青城香林信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禅师。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潭州道崧者。一曰南岳雅禅师者。一曰岳州睦禅师者。一曰邓州同禅师者。一曰韶州洪教禅师者。一曰安州处琼者。一曰潞州宝周者。

大鉴之九世。曰随州龙居山明教宽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五祖师戒者。一曰四祖山志諲者。一曰蕲州广教怀志者。一曰襄州兴化奉能者。一曰唐州天睦山慧满者。一曰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曰江陵府福昌重善者。一曰舒州龙门山仁永者一曰。襄州延庆本禅师者。一曰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曰鼎州大龙山炳贤者。一曰双泉山琼禅师者。一曰岩自上座者。

大鉴之九世。曰韶州舜峰山韶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磁州桃园山曦朗者。一曰安州法云智善者。一曰韶州邓林善志者。一曰韶州大历志聪者。

大鉴之九世。曰随州双泉山郁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鼎州德山惠远者。一曰襄州含珠彬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岳州巴陵鉴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顺禅师者。一曰灵澄上座者。

大鉴之九世。曰金陵清凉山明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庐山崇胜御禅师者。一曰吉州西峰豁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云居山深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莲华峰详山主者。

大鉴之九世。曰潭州报慈归真大师德韶。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蕲州三角志谦者。一曰郢州兴阳词铎者。

大鉴之九世。曰鄂州黄龙诲机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洛京紫盖善沼者。一曰眉州黄龙继达者。一曰枣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曰兴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和尚者。一曰鄂州黄龙智颙者。一曰眉州福昌达和尚者。一曰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曰洪州双岭悟海者。

大鉴之九世。曰婺州明招德谦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处州报恩契从者。一曰婺州普照瑜和尚者。一曰婺州双溪保初者。一曰处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曰衢州罗汉义和尚者。一曰福州兴圣调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鼎州大龙山智洪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大龙山景如者。一曰大龙山楚勋者。一曰兴元府普通从善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白马行靄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白马智伦者。

大鉴之九世。曰安州白兆山怀楚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唐州保寿匡祐者。一曰蕲州自南者。一曰果州永庆继勋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谷隐智静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谷隐知俨者。一曰襄州普宁法显者。

大鉴之九世。曰庐山归宗弘章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东京普净常觉者。

大鉴之九世。曰凤翔府紫陵微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凤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曰潭州新开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石门山慧彻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石门绍远者。一曰鄂州灵竹守珍者。

大鉴之九世。曰洪州同安志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鼎州梁山缘观者。一曰陈州灵通者。

大鉴之九世。曰襄州广德延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广德周禅师者。

大鉴之九世。曰益州净众寺归信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汉州灵龛山和尚者。

大鉴之九世。曰隋州护国知远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东京开宝常普者。

大鉴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缘观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大阳山警延者。

大鉴之十世。曰鼎州文殊山应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晓聪者。

大鉴之十世。曰眉州黄龙继达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黄龙和尚者。

大鉴之十世。金陵清凉文益禅师。余杭人也。姓鲁氏。素有远志。戒后习毗尼于律师希觉。傍探儒术。而文艺可观。觉尝目之曰。此吾门之游夏也。寻务宗乘。遂诣福唐长庆法会。居未几已为其众所推。晚复游方。途中遇雨。与其侣渐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参琛禅师。得了法要。乃留庵于福之甘蔗洲。后复为其侣率游江表至临川。遂为郡人命居崇寿精舍。自是学辈浸盛。江南国主李氏。闻其风遂请入都。使领清凉大伽蓝。其国礼之愈重。四方之徒归之愈多。逮今其言布于天下。号为清凉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曰天台德韶国师者。一曰杭州报恩寺慧明者。一曰漳州罗汉智依者。一曰金陵章义道钦者。一曰金陵报恩匡逸者。一曰金陵报慈文遂者。一曰漳州罗汉守仁者。一

曰杭州永明寺道潜者。一曰抚州黄山良匡者。一曰杭州灵隐清耸者。一曰金陵报恩玄则者。一曰金陵报慈行言者。一曰金陵净德智筠者。一曰高丽道峰慧炬国师者。一曰金陵清源泰钦者。一曰杭州宝塔寺绍岩者。一曰金陵报恩法安者。一曰抚州崇寿契稠者。一曰云居清锡者。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曰归宗策真者。一曰洪州同安绍显者。一曰庐山栖贤慧圆者。一曰洪州观音从显者。一曰庐州长安延规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一曰洛京兴善栖伦者。一曰洪州西兴齐禅师者。一曰润州慈云匡达者。一曰苏州荐福绍明。一曰泽州古贤谨禅师者。一曰宣州兴福可勋者。一曰洪州上蓝守讷者。一曰抚州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奉先法瑰者。一曰庐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寺达鸿者。一曰高丽灵鉴者。一曰荆门上泉和尚者。一曰庐山大林僧遁者。一曰池州仁王缘胜者。一曰归宗义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荆州护国遇禅师者。一曰饶州芝岭照禅师者。一曰归宗师慧者。一曰归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庆通性者。一曰归宗梦钦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阐者。一曰洪州永安明禅师者。一曰洪州禅溪可庄者。一曰潭州石霜爽禅师者。一曰江西灵山和尚者。一曰庐山佛手岩因禅师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升州华严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达者。一曰洪州大宁道迈者。一曰楚州龙兴德宾者。一曰鄂州黄龙仁禅师者。一曰洪州西山道耸者。

大鉴之十世。曰襄州清溪洪进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者。一曰庐山圆通德缘者。

大鉴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复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一曰庐山宝庆庵道习者。

大鉴之十世。曰抚州龙济山绍修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河东广原和尚者。

大鉴之十世。曰衡岳南台寺守安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鹫岭善美者。一曰安州慧日明禅师者。

大鉴之十世。曰漳州报劬院玄应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报劬第一世仁义者。

大鉴之十世。曰漳州隆寿无逸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龙寿法骞者。

大鉴之十世。曰庐山归宗道诠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九峰山守诠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国师。其所出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曰杭州永明寺延寿者。一曰温州大宁可弘者。一曰苏州长寿朋彦者。一曰杭州五云山志逢者。一曰杭州报恩法端者。一曰杭州报恩绍安者。一曰福州之广平守威者。一曰杭州报恩永安者。一曰广州光圣师护者。一曰杭州奉先清昱者。一曰天台普简智勤者。一曰温州雁荡愿齐者。一曰杭州普门希辩者。一曰杭州光庆遇安者。一曰天台般若友蟾者。一曰婺州智者全

肯者。一曰福州玉泉义隆者。一曰杭州龙册晓荣者。一曰杭州功臣庆萧者。一曰越州称心敬琎者。一曰福州严峰师术者。一曰潞州华严慧达者。一曰越州清泰道圆者。一曰杭州九曲庆祥者。一曰杭州开化行明者。一曰越州开善义圆者。一曰温州瑞鹿遇安者。一曰杭州龙华慧居者。一曰婺州齐云遇臻者。又一曰温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报恩德谦者。一曰杭州灵隐处先者。一曰天台善建省义者。一曰越州观音安禅师者。一曰婺州仁寿泽禅师者。一曰越州云门重曜者。一曰越州大禹荣禅师者。一曰越州地藏琼禅师者。一曰杭州灵隐绍光者。一曰杭州龙华绍銮者。一曰越州碧泉行新者。一曰越州象田默禅师者。一曰润州登云从坚者。一曰越州观音朗禅师者。一曰越州诸暨五峰和尚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禹自广者。一曰筠州黄檗师逸者。一曰苏州瑞光清表者。一曰杭州兴教寺洪寿者。一曰苏州承天道原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诚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金陵报慈道场文遂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齐云慧禅师者。一曰洪州双岭祥禅师者。一曰洪州观音真禅师者。一曰洪州龙沙茂禅师者。一曰洪州大宁奖禅师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潜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瑰省者。一曰衢州镇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庆祥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杭州灵隐清耸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州罗汉愿昭者。一曰处州报恩师智者。一曰衢州瀔宁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曰杭州保清遇宁者。一曰福州支提辨隆者。一曰杭州瑞龙希圆者。一曰杭州国泰德文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洪州百丈山道常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庐山栖贤澄諟者。一曰苏州万寿德兴者。一曰越州云门永禅师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庐山归宗义柔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曰庐山罗汉行林者。一曰杭州功臣觉轲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金陵报慈行言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云居义能者。一曰饶州北禅清皎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金陵报恩法安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庐山栖贤道坚者。一曰归宗慧诚者。

大鉴之十一世。曰庐州长安院延规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庐州长安辨实者。一曰云盖山用清者。

大鉴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寿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阳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禅师者。

大鉴之十二世。曰苏州长寿院朋彦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长寿第二世法齐者。

大鉴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门寺希辩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高丽国慧洪者。一曰越州上林湖智者。

大鉴之十二世。曰云居山真如道齐禅师。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云居契瑰者。一曰杭州灵隐文胜者。一曰台州瑞岩义海者。一曰大梅居煦者。一曰大梅保福居素者。一曰荆门清溪清禅师者。一曰云门居曜者。一曰云居慧震者。一曰庐山慧日智达者。

评曰。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于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书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传法正宗记卷第九

旁出略传二百五人宗证略传十一人。

旁出略传(并序)

序曰。旁出善知识者。已载于他书。此复见之。盖以其皆出于正宗。的庶虽异。其法一也。周封同姓之国。以贵其宗。亲亲之义。则文武成康为正。方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矣。其传起于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会禅师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难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达磨达者。

师子之二世。曰达磨达尊者。罽宾国人也。不祥姓氏。初师其国之波梨迦尊者出家。颇聪敏有智辩。而德冠诸应真之士。及波梨迦之法离为五家。而尊者首冠于禅定宗。晚与师子尊者辩论。遂伏其道。复宗之为师。及师子遇害。达磨达乃与其二弟子隐于其国之象白山。年寿甚高出于常数。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因陀罗者。一曰瞿罗忌利婆者。

评曰。始愚未得证于出三藏记时。有曰吾疑。祖位至师子绝。而其法普传。犹此六祖大鉴禅师不其然乎。因尝与其论曰。夫祖位之绝盖非常事。前后贤圣亦当言之。若此祖数止于大鉴者。乃有般若多罗与夫达磨大士而预记之。六祖虽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

子所谓祖世绝于师子。必何以证之。其前祖孰尝记耶。而分传法者果何人。将之东乎。非人则其法安得至此。虽其旁出达磨达者自为枝派。其所出各不过四五人耳。非普传也。亦未始闻其徒以法而东扬者。苟以达磨达为之普传者。则达磨达何乃独指二十五祖曰。我有同学号婆舍斯多。先师预以法付之。复授衣为信。已适南天竺也。其他同学者曷弃而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臆度。曰若然则达磨达既宗师子。安得不承之为其正祖。乃推于斯多乎。曰此盖圣人宜其机缘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浅深而授之法印耳。若五祖传之大鉴。而不付比秀。不其然哉。或者然之。适得僧祐之书。而吾言甚验。不欲弃之。因系达磨达传后。

师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罗。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达磨尸利帝者。一曰那伽难提者。一曰破楼求多罗者。一曰婆罗婆提者。

师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罗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婆罗跋摩者。一曰僧伽罗叉者。

师子尊者之四世。曰达磨尸利帝。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摩帝隶披罗者。一曰诃利跋茂者。

师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楼求多罗。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和修盘头者。一曰达磨诃帝者。一曰旃陀罗多者。

师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罗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勒那多罗者。一曰盘头多罗者。一曰婆罗婆多者。

师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罗叉。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毗舍也多罗者。一曰毗楼罗多摩者。一曰毗栗刍多罗者。一曰优波膻驮者。一曰婆难提多者。

二十八祖达磨尊者(此土之初祖也)旁出法嗣九人。一曰有相宗首萨婆罗者。一曰无相宗首波罗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兰陀者。一曰戒行宗首(亡名)一曰无得宗首宝静者。一曰寂静宗首(亡名)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总持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二祖也)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满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满禅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岘山神定者。一曰宝月禅师者。一曰华闲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二十九祖之三世华闲居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昙邃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昙邃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延陵慧简者。一曰彭城慧瑗者。一曰定林慧纲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纲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六合大觉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觉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邮昙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昙影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泰山明练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练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杨州静泰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四祖也)旁出法嗣一人。曰牛头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头法融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岩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岩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持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禅师。旁出法嗣凡十人。一曰金陵钟山昙璀者。一曰荆州大素者。一曰幽栖月空者。一曰白马道演者。一曰新安定庄者。一曰彭城智瑗者。一曰广州道树者。一曰湖州智爽者。一曰新州杜默者。一曰上元智诚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岩禅师。其旁出法嗣八人。一曰东都镜潭者。一曰襄州志长者。一曰益州端伏者。一曰龙光龟仁者。一曰襄阳辩才者。一曰汉南法俊者。一曰西川敏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诚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定真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禅师。其旁出法嗣二人。一曰牛头玄素者。一曰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禅师。其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宣州安国玄挺者。一曰润州鹤林玄素者。一曰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惟则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径山道钦者。一曰金华昙益者。一曰吴门圆镜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径山国一禅师道钦。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鸟窠道林者。一曰木渚山悟禅师者。一曰青阳广敷者。一曰杭州巾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则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云居智禅师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鸟窠道林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贤会通者。一曰灵岩宝观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云居智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头山道性者一曰江宁智灯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与寺名未详)怀信者。一曰鹤林全禅师者。一曰北山怀古者。一曰明州观宗者。一曰牛头大智者。一曰白马善道者。一曰牛头智真者。一曰牛头谭颙者。一曰牛头云韬者。一曰牛头山凝禅师者。一曰牛头法梁者。一曰江宁行应者。一曰牛头山惠良者。一曰兴善道融者。一曰蒋山照明者。一曰牛头法灯者。一曰牛头定空者。一曰牛头山慧涉者。一曰幽栖道遇者。一曰牛头山凝空者。一曰蒋山道初者。一曰幽机藏禅师者。一曰牛头灵晖者。一曰幽栖道颖者。一曰牛头巨英者。一曰释山法常者。一曰龙门凝寂者。一曰庄严远禅师者。一曰襄州道坚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殷净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润州栖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此土之五祖也)旁出法嗣十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岳慧安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杨州昙光者。一曰随州神慥神。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资州智侁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义方者。一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赜者。一曰越州僧达者。一曰白松山刘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禅师。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九人。一曰五台山巨方者。一曰河中智封者。一曰兖州降魔藏禅师者。一曰寿州道树者。一曰淮南全植者。一曰荆州辞朗者。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京义福者。一曰忽雷澄禅师者。一曰东京日禅师者。一曰太原遍净者。一曰南岳元观者。一曰汝南杜禅师者。一曰嵩山敬禅师者。一曰京兆小福禅师者。一曰晋州霍山观禅师者。一曰润洲崇圭者。一曰安陆怀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岳慧安国师。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俭者。一曰嵩岳破窖堕者。一曰嵩岳元圭者。一曰常山坦然者。一曰邺都圆寂者。一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环禅师者。一曰抚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随州神恺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正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资州智侁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资州处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赜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义兴神斐者。一曰湖州畅禅师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满者。一曰西京定庄者。一曰南岳慧隐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荆州辞朗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车禅师者。一曰抟界慎徽者。

三十二十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禅师。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终南山惟政者。一曰广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禅师者。一曰襄州夹石思禅师者。一曰明瓒者。一曰敬爱真禅师者。一曰兖州守贤者。一曰定州石藏者。一曰南岳澄心者。一曰南岳日照者。一曰洛京干禅师者。一曰苏州真亮者。一曰瓦官璇禅师者。一曰弋阳法融者。一曰广陵演禅师者。一曰陕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真亮者。一曰泽州亘月者。一曰毫州昙真者。一曰都梁山崇演者。一曰京兆澄禅师者。一曰嵩阳寺一行者。一曰京兆融禅师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十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义福禅师。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大雄猛禅师者。一曰西京大震动禅师者。一曰神斐禅师者。一曰西京大悲光禅师者。一曰西京大隐者。一曰定境者。一曰道播者。一曰玄证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岳元观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京兆蓝田深寂者。一曰太白云禅师者。一曰东白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观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岘山幽禅师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禅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扬州大总管李孝逸者。一曰工部尚书张锡者。一曰国子祭酒崔融者。一曰秘书监贺知章者。一曰睦州刺史康诜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资州处寂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益州无相者。一曰益州马禅师者。一曰超禅师者。一曰梓州晓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义兴斐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东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兴善惟政禅师。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禅师者。一曰志真禅师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爱寺志真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嵩山照禅师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塼界慎徽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武诚禅师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无相禅师。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益州无住者。一曰荆州融禅师者。一曰汉州王头陀者。一曰益州神会者。

宗证略传(并序)

序曰。涅槃曰。复至他方有诸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祖为其疗治。又曰。我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葉。是迦葉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此吾道之有祖宗尚矣。但支竺相远传之者不真。致令圣人之德不甚明效。加之暴君嫉善毁弃大教。而佛子不善属书。妄谓其祖绝于二十四世。乃生后世者之疑。圣德益屈。余尝慨之。适因治书。乃得众贤所道祖宗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为宗证传云尔。

月支国沙门竺大力者。盖第二十三祖鹤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聪晤。能通大小乘学。其国号为三藏。以汉献帝之世至乎雒邑。尝与沙门康孟详。译正二本起经。一日所馆有白光一道忽发于前。大力敛容曰。此光乃我师鹤勒那入灭之相也。众异之遂以闻帝。帝即命志之。其时已丑岁也。寻游江南。适值孙权称王于建康方向佛法。乃置寺礼沙门康僧会于其国。僧会初见大力。甚不德之。寻用问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师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师鹤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会曰。鹤勒之徒如师利智凡几何人。复有过之者乎。大力曰。似我之俦三千。若其颖达离伦唯一上人耳。号师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与师继世。方扬化于北天竺国。僧会遂引见于吴主。称道其异。吴主乃问力曰。孤忝此有土。国祚其有几何。力遂说偈答之曰。清宵吃饭。云间斗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当时权不晓其言。而亦甚礼之。大力留吴久之。及权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见问。而言皆有效验。大力寻至孙休之世庚辰岁复还西域。

中印度沙门昙摩迦罗者。以魏黄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许昌。初视僧威仪不整颇叹之。谓其不识法律。当时许昌有僧曰光璨者。贤于其众能善遇之。乃礼而问迦罗曰。师于西国所见何者胜师。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见教。迦罗曰。西土凡有二大胜僧。一曰摩拏罗。二曰鹤勒那。我皆礼遇。二大士者皆传正法以法住持。预其众者寡不庄整。然二大士俱得圣道。而异德皆不可测。摩拏罗者。始于那提国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

万恶象。及其出家。教化于西印度。于其国辨塔指泉。皆有验效(事具其本传)鹤勒那乃其继世之弟子也。大兴佛事于中天竺国。及其寂灭四众焚之。将分去其舍利。鹤勒那复能示现。说偈诫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传)光璨曰。其灭度久耶近乎。迦罗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国岁历颇与此同乎。迦罗曰。号谓虽异。而气候不别也。遂说五天竺之历数云云。迦葉寻亦西还。光璨即传其事。后之为僧传者。得以书之。

中天竺国沙门支强梁楼者。实得果不测之人也。方前魏陈留王曹奂之世至洛。初馆于白马寺。盖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时魏室方危。奂辈忧之。闻支强异僧。数从问其国之盛衰。支强遂为奂说偈曰。二公赖虚位。猕猴正当路。五人抱一鸡。鸡鸣猴不措。及奂去支强复说偈曰。二人好好去。两两岁平安。女子生河内。朱轮上进坛。当时虽不晓其说。而后皆验之。寻会昙谛康僧铠昙松白。延诸沙门翻译众经。一曰。支强谓诸僧曰。我在西时。尝往罽宾国至葱涂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极远。俄见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礼之。因问之曰。仁者居此几久。名字谓谁其僧曰。我号达磨达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从波梨迦比丘受学。晚遇师子尊者。为之出世之师。自弥罗崛王起难横害师子。而我遂隐此。久已谢绝人世。岂意复得与汝相遇。然我其闻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复问师子尊者。诚知其无辜被害。然其所传之法为何宗乘。方欲访其端由。而未尝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闻乎。达磨达曰。昔如来用教乘而普传众圣。独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嘱摩诃迦葉。迭传至我师子尊者。然师子知其自不免难。方其存时预以付我同学号婆舍斯多者。复授衣为信。斯多当时遵师之命。即往化于南天竺。支强然之。曰我亦尝会是师(婆舍斯多也)于南印度。因以祖事与诸沙门译之。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强梁楼之所译也。中天竺国沙门婆罗芬多者。亦神异不测人也。或谓其前身为龙。以听经故得今所生。齐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从其重受大戒。及晋武大始乙酉之元年。会其弟子曰。摩迦陀复来。芬多因问曰。汝在西时颇游北天竺耶。或谓师子尊者无辜为其国王所戮是乎。今复有传法者与其相继耶。摩迦陀曰然。师子诛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门号婆舍斯多者。本罽宾国人。先难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于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国王迦胜甚器重之。虽外道强辩者。皆亦屈伏。与王辩其苑中业泉。国人异之。复号为婆罗多那(事见其本传)芬多谓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适验汝说。诚有所合。当时好事者。即书于白马寺。后有沙门号贤朗法师者。得于其寺乃传于世(以芬多到中国在齐王之世。则当列支强之前。为其始显于晋太始中故次之也)

佛驮跋陀罗。天竺人也。此云觉贤。本姓释迦氏。甘露饭王之后。少时出家。本国度为沙弥。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极聪明隶。业习诵凡一日敌众人一月所为。尤以禅业自任。尝与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国。达多始未测其人。一日达多禅坐于密室。忽睹跋陀在

前。惊而问曰。何来。跋陀曰。暂往兜率致敬弥勒。即隐不见达多异之。他日以是问之。乃知其已得不还果。会秦僧智严同在罽宾。严因恳请跋陀偕来诸夏。传授禅法。其师佛大先。时亦在罽宾。因谓智严曰。弘持禅法跋陀其人也。遂与智严东来。初至长安与罗什相遇甚善。尝谓什公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跋陀议论多高简。颇为什之徒所忌。其后因自言。玄见五舶自其国来。其弟子复言。自得阿那含果。跋陀不即验问。以此致谤。秦僧以跋陀为诳。众遂摈之不容同处。跋陀即日与其弟子慧观等出关南适庐山。而慧远法师素闻其名。见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书秦王。为其解摈。遂请跋陀出其禅经同译。译成远为之序。因问跋陀曰。天竺传法诸祖凡有几何。跋陀曰。西土传法祖师。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灭度。号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继世弟子曰般若多罗者。方在南天竺盛行教化。吾尝遇之(般若尚在达磨多罗未继世作祖故未称之。宝林传所称跋陀说其祖事与此并同)会其西之江陵。远公未及以之为书。跋陀后会刘太尉裕罢镇荆州。相将同还都下。住道场寺。卒于本寺。当元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

僧祐者。本齐人。归梁以持律知名。尝着出三藏记。其萨婆多部相承传目录。曰婆罗多罗(二十五祖)弗若密多(二十六祖)不若多罗(二十七祖)达磨多罗(二十八祖)祐寻终于梁。

罽宾沙门那连耶舍者。以东魏孝静之世至于邺都。专务翻译。及高氏更魏称齐。耶舍乃益译出众经。初与处士万天懿者。共译出尊胜菩萨无量门陀罗尼经。天懿尝问耶舍曰西土颇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曰。西国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号般若多罗。所出继世弟子曰达磨多罗者。昔当此明帝正光元年。至此雒阳。其人亦善此经。万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闻其当于祖位传佛正法。不悉其后复有继之者乎。耶舍遂说偈而答天懿曰。尊胜今藏古。无肱又有肱。龙来方受宝。奉物复嫌名。天懿复问如前。耶舍又说偈曰。初首不称名。风狂又有声。人来不喜见。白宝初平平。天懿复闻。耶舍复说偈曰。自起求无碍。师传我设绳。路上逢僧礼。脚下六支生。天懿复问。耶舍复说偈曰。

三四金无我。隔水受心灯。尊号过诸量。徒嗔不起憎。天懿复间。耶舍复说偈曰。奉物何曾奉。言勤又不勤。唯书四句偈。将劝瑞田人。天懿复问。耶舍复说偈曰。心里能藏事。说向汉江滨。湖波探一月。将照二三人。天懿复问。耶舍复说偈曰。领得珍勤语。离乡日日敷。米梁移近路。余算脚天徒。天懿复问。耶舍曰。前所记者。将有国德间生。吾不复语。然其后之事。为汝并以六偈记之。其一曰。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屯分。其二曰。灵集愧天恩。生牙二六人。法中无气味。石上有

功勋。其三曰。本是大虫男。回成师子谈。官家封冯岭。同详三十三。其四日。九女出人伦。八个绝婚姻。朽床添六脚。心祖众中尊。其五曰。走戊与潮邻。媥乌子出身。

二天虽有感。三化寂无尘。其六曰。说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首。三四继门修。复谓天懿曰。吾灭度后凡二百八十年。是国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风俗安乐。前之所记贤圣。相次皆出。大益群品。然因一胜师始开其甘露门。而致后如此。万天懿即从耶舍译其谶偈。耶舍复出其所谓二十七祖与般若多罗之继世弟子二十八祖。菩提达磨之事者。与天懿正之(亡当时为书之名)耶舍寻悠然独往庐山。遂入灭于山中。其后梁简文帝闻之。因使臣刘县运往齐取其书归国。诏沙门宝唱。编入续法记(梁简文。当齐有国。方一戴余即崩。然其死阨在贼臣暴乱之际。乃暇求法事耶。岂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书手。又不见宝唱作续法记年月尚疑之。但取其文字。自北而传南。其来有因。

且从旧录而笔之耳)然自七佛至乎二十八祖菩提达磨。盖此那连耶舍之所译也。西域沙门犍那者。不知其果何国人。亦不详何时至于中国也。唐天宝中。会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师舍利。遂集沙门于其家。置斋落之。而犍那与焉。李常因问犍那曰。天竺禅门祖师多少。犍那曰。自迦葉直至般若多罗。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师子尊者傍出。达磨达之四世二十二人。总有四十九祖若从七佛至。此璨大师。不括横枝凡有三十七祖。常又问席间他僧曰。余尝见祖图。或引五十余祖。至其支派差杀。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适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禅师者。对曰。斯盖后魏之世佛法毁废。当时沙门有曰昙曜者。于仓卒间单录诸祖名目。不暇全写。怀之亡于山泽。及魏之文成复教。

前后历三十载。至孝文帝之世。昙曜乃进为僧统。寻出其事授众沙门。修之目为付法藏传。其差误亡逸。始自昙曜之所致也。犍那后不知所终。

裴休。字公美。事唐。会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号为名相。撰圭峰密师传法碑曰。释迦如来最后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传别行于世。非私于迦葉而外人天声闻菩萨也。自大迦葉至于达磨。凡二十八世。达磨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能为六祖。

刘煦。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也。天祐中。始以军事衙推仕。及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监修国史。故其撰唐书神秀传曰。昔后魏末有僧达磨者。本天竺国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初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磨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见衣履而已。达磨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神秀。煦卒于宋太保。

本经缺字对照（11 种 / 14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廾/困]	菌	2	Unicode 有此字（U+2E3C4），即原字，非替换（CB03481）
[山*(奧-采+米)]	嶼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5746）
[崚-凶+(兟-匕)]	嶒	2	Unicode 有此字（U+21F40），即原字，非替换（CB06435）
[鋋-壬+手]	鋌	1	Unicode 有此字（U+2E87B），即原字，非替换（CB03694）
[(犛-未+牙)-牛+力]	勞	1	Unicode 有此字（U+20890），即原字，非替换（CB05338）
[皋-十+廾]	臯	1	Unicode 有此字（U+2D696），即原字，非替换（CB05838）
[王*屈]	堀	1	Unicode 有此字（U+3ED5），即原字，非替换（CB02850）
[泳-永+(虍-七+(一/八/八/目))]	濬	1	Unicode 有此字（U+24039），即原字，非替换（CB01481）
[廾/夔]	夔	1	Unicode 有此字（U+8637），即原字，非替换（CB05456）
[阿-可+令]	羚	1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6365）
[怡-台+巳]	忸	1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6347）